御纂周易折中

繫上傳
繫下傳

卷十三
之十五

中华书局 保护古籍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三

繫辭上傳

本義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夫子本作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爲卷。總曰繫辭。分爲上下二篇。○朱子語類云。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甚爲精密。是易之括例。○又云。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胡氏一桂曰。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爲易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

京師圖書館藏書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本義 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

集說 韓氏伯曰。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也。縣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矣。○蘇氏軾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直以爲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朱子語類問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又云。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作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若把下面一句。說作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蔡氏清曰。此一節。是夫子從有易之後。而追論夫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夫易有乾坤。有剛

柔有吉凶有變化然此等名物要皆非聖人鑿空所爲不過皆據六合中所自有者而模寫出耳○又曰定者有尊卑各安其分之意位者有卑高以序而列之意斷者有判然不相混淆之意○又曰以天地言之天尊地卑其卑高固昭然不易也以萬物言之如山川陵谷之類其卑高亦昭然可覩也

【案】此節是說作易源頭總涵乾坤六子在內蓋天尊地卑是天地定位也卑高以陳則兼山澤等皆是天動地靜山靜水動固有常矣然雖至於有精氣而無形質之物其聚散作息亦有時其流止晦明亦有度則又兼雷風水火等皆是類聚羣分總上通言之在天有方焉春秋冬夏應乎南北東西者是也其生殺之氣則以類聚在地有物焉高下燥濕別爲浮沈升降者是也其清濁之品則以羣分以生皆言造化之體至於天之象地之形其陰陽互根則交易者也其陰陽迭運則變易者也此三句又因體及用以起下文之意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本義】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十四

【集說】韓氏伯曰相切摩言陰陽之交感相推盪言運化之推移○朱子語類云摩是那兩個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圜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爲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吳氏澄曰畫卦之初以一剛一柔與第二畫之剛柔相摩而爲四象又以二剛二柔與第三畫之剛柔相摩而爲八卦八卦既成則又各以八悔卦盪於一貞卦之上而一卦爲八卦八卦爲六十四卦也

【案】此節雖切畫卦言之然是天地閒自有此理蓋相摩者以一交一如天與地交水與火交山與澤交雷與風

交是也。相盪者。以一交八。如天與地交矣。而與水火山澤雷風無不交。地與天交矣。而亦與水火山澤雷風無不交之類是也。惟天地之理如此。故聖人畫卦以體象之。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本義 此變化之成象者。

集說 孔氏穎達曰。重明上變化見矣。及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事。八卦既相推盪。各有功之所用也。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爲寒。一節爲暑。不云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備言。雷電風雨亦出山澤也。○張氏浚曰。鼓以雷霆而有氣者作。潤以風雨而有形者生。○丘氏富國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此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至下文則言乾坤之德行。而繼以人體乾坤者終之。○吳氏澄曰。章首但言乾坤。蓋舉父母以包六子。此先言六子。而後總之以乾坤也。震爲雷。離爲電。霆卽電也。春秋穀梁傳曰。震者何。雷也。電者何。霆也。巽爲風。坎爲雨。羲皇卦圖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之以風雨也。風而雨。故通言潤。離爲日。坎爲月。艮山在西北。嚴凝之方爲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爲暑。左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爲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爲寒也。邵子曰。日爲暑。月爲寒。書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本義 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天地父母。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卽是一個氣都透了。○又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動物如牝牡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麻。

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吳氏澄曰。乾成男者父道也。坤成女者母道也。左起震歷離歷兌而終於乾。右起巽歷坎歷艮以終於坤。故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句總之於後也。○何氏楷曰。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因乾坤而推極於變化。自剛柔相摩至坤道成女。是又因變化而遡原於乾坤。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本義 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集說 胡氏瑗曰。乾言知坤言作者。蓋乾之生物。起於無形。未有營作。坤能承於天氣。已成之物。事可營爲。故乾言知而坤言作也。○朱子語類云。知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行之時。故有爲。○柴氏中行曰。一氣之動。則自有知覺。而生意所始。乾實爲之。一氣既感。則妙合而凝。其形乃著。有作成之意。坤實爲之。○吳氏澄曰。上言八卦而總之以乾坤。此又接成男成女二句。而專言乾坤也。乾男爲父者。以其始物也。始謂始其氣也。坤女爲母者。以其成物也。成謂成其質也。知者主之而無心也。作者爲之而有迹也。

案 自鼓之以雷霆至此二句。當總爲一段。六子分生成之職。乾坤專生成之功也。下文則就功化而推原於易簡。自爲一段。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本義 乾健而動。卽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爲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

集說 虞氏翻曰。乾縣象著明。坤陰陽動闢。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韓氏伯曰。

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楊氏萬里曰此贊乾坤之功雖至溥而無際而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也○朱子語類問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簡今人都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若以學者分上言之則廓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乾之易知之事也坤之簡行之事也○吳氏澄曰易簡者以乾坤之理言始物者乾之所知然乾之性健其知也宰物而不勞心故易而不難成物者坤之所作然坤之性順其作也從陽而不造事故簡而不繁此乾坤皆指天地而易之乾坤二卦象之者也○張氏振淵曰乾知大始似乎甚難矣坤作成物似乎甚煩矣乃乾坤則以易知以簡能耳所謂天地無心而成化也○吳氏曰愼曰乾健體而動用故易坤順體而靜用故簡動靜以陰陽之分言然乾知大始而事付於坤則始動而終

靜坤從乎陽而作成物則始靜而終動又乾知坤能皆用之動也乾易坤簡皆體之靜也又四德坤承乎乾元亨皆動利貞皆靜不可專以動屬乾以靜屬坤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本義　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已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

集說　范氏長生曰以其易知故

物親而附之以其易從故物法而有功也○孔氏穎達曰初始無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營爲故云作也易謂易略無所造爲以此爲知故曰乾以易知簡謂簡省不須繁勞以此爲能故曰坤以簡能若於物艱難則不可以知若於事繁勞則不可能也易知則有親者性意易知心無險難則相和親易從則有功者於事易從不有繁勞其功易就有親則可久者物既和親無相殘害故可久也有功則可大者事業有功則積漸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者使物長久是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者功業既大則是賢人事業○蘇氏軾曰簡易者一之謂也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從之也不難○朱子語類云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唯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爲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施水其道至易坤唯承天以成物別無作爲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無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爲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爲賢人之業是就作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作事處○林氏希元曰易簡只是因此理而立心處事爾固非於此理之外有所加亦非於此理之內有所減也但以其無險阻而謂之易無煩擾而謂之簡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此易簡之說也○趙氏光大曰易從則有功有功不是人來助我作事是我能使人如此便是我之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本義　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此第一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聖人能行天地易簡之化則天下萬事之理並得其宜矣○朱子語類云易簡理得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擾委曲○鄭氏維嶽曰易簡原是一理依易之理而作之則爲簡○何氏楷曰乾坤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易簡者乾坤之所以知始而作成者也人之所知如乾之易則所知皆性分所固有無一豪人欲之艱深豈不易知人之所能如坤之簡則所能皆職分之當爲無一豪人欲之紛擾豈不易從易知則不遠人以爲道故有親易從則夫婦皆可與能故有功有親則有人傳繼其心千百世上下心同理同也故可久有功則有人擴充其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與天同其悠久矣可大則賢人之業與地同其廣大矣所以然者則以我之易簡與乾坤之易簡同原故也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一易簡之理焉盡之所謂天下之公理也得天下之公理以成久大之德業則是天有是易吾亦有是易地有是簡吾亦有是簡與天地參而爲三矣

總論　程子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尊卑既判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迹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

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在乎中也。○張氏振淵曰。易道盡於乾坤。乾坤盡於易簡。易簡即在人身。學者求易於天地。又求天地之易於吾身。則易在是矣。通章之意。總是論易書之作。無非發明乾坤之理。要人爲聖賢以與天地參耳。○何氏楷曰。此一章。乃孔子首明易始乾坤之理。至第二章設卦觀象方言易。

【案】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象形。造化之實體也。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易卦之定名也。因造化之實體起易卦之定名。故自造化之體立而卦之理具矣。體立則用必行焉。是故剛柔則一與一相摩。八卦則一與八相盪。造化之情。所以交而不離也。畫卦之序。蓋象此也。雷霆者震離。風雨者巽坎。暑以說物者兌。寒以止物者艮。成男而職大始者乾。成女而職成物者坤。造化之機所以變而無窮也。建圖之位。蓋象此也。然而造化之理則一以易簡爲歸。心一而不貳。故易也。事順而無爲。故簡也。天地之盛德大業。易簡而已矣。賢人之進德脩業。聖人之崇德廣業。亦惟易簡而已矣。設卦繫辭所以順性命之理者此也。諸儒言易有四義。不易也。交易也。變易也。易簡也。故天尊地卑一節。言不易者也。剛柔相摩二句。言交易者也。鼓以雷霆。至坤作成物。言變易者也。乾以易知以下。言易簡者也。易道之本原盡乎此。故爲繫傳之首章焉。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本義】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設卦象。則有吉有凶。故下文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是施設其卦。有此諸象也。此設卦觀象。總爲下而言。卦象爻象。有吉有凶。若不繫辭。其理未顯。故繫屬吉凶之文辭於卦爻之下。而

顯明此卦爻吉凶也。案吉凶之外。猶有悔吝憂虞。舉吉凶則包之。○朱氏震曰。聖人設卦本以觀象。自伏羲至於文王一也。聖人憂患後世。懼觀者智不足以知此。於是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吉凶明告之。○朱子語類云。易當初只是爲卜筮而作。文言象象。却是推說作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不是卜筮。如何明吉凶。○王氏申子曰。易之初也。有象而未有卦。及八卦既設。而象寓焉。及八重而六十四。聖人又觀是卦有如是之象。則繫之以如是之辭。蓋卦以象而立。象又以卦而見也。明吉凶者。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繫之辭而吉凶之象始明也。陰陽奇耦相交相錯。順則吉。逆則凶。當則吉。否則凶。因其順逆當否而繫之辭。吉凶明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本義 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者也。

集說 張氏振淵曰。剛柔相推之中。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於此。聖人之所觀。觀此也。聖人之所明。明此也。蓋吉凶悔吝雖繫於辭。而其原實起於變。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本義 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失得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

集說 虞氏翻曰。吉則象得。凶則象失。悔則象憂。吝則象虞也。○干氏寶曰。憂虞未至於失得。悔吝不入於吉凶。事有小大。故辭有緩急。各象其意也。○朱子語類云。吉凶悔吝。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

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又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閒便安意肆志必至作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便是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又云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作出事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又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四句皆互換往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柔而趨乎剛退自剛而趨乎柔○趙氏玉泉曰吉即順理而得之象也凶即逆理而失之象也悔即既失之後困於心衡於慮而爲憂之象也吝即未失之先狃於安溺於樂而爲虞之象也○何氏楷曰吉凶悔吝以卦辭言失得憂虞以人事言上文所謂觀象繫辭以明吉凶者此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本義 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閒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

集說 韓氏伯曰始總言吉凶變化而下別明悔吝晝夜者悔吝則吉凶之類晝夜亦變化之道○孔氏穎達曰六爻遞相推動而生變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蔡氏淵曰動變易也極者太極也以其變易無常乃太極之道也三極謂三才各具一太極也變至六爻則一卦之體具而三才之道備矣○吳氏澄曰吉凶悔吝象

人事之失得憂虞變化剛柔象天地陰陽之晝夜進退是六爻兼有天地人之道也。○胡氏炳文曰。此曰三極。是卦爻已動之後。各具一太極。後曰易有太極者。則卦爻未生之先。統體一太極也。○俞氏琰曰。三極之道。言道之體。三才之道。言道之用。○何氏楷曰。變化剛柔以卦畫言。進退晝夜以造化言。六爻之動二句。推言變化之故。上文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此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本義　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在勿用。若居在乾之九三。而安在乾乾。是以所居而安者。由觀易位之次序也。○王氏宗傳曰。所謂易之序者。

集說　孔氏穎達曰。若居在乾之初九。而安消息盈虛之有其時是也。居之而安。則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而與易爲一矣。所謂爻之辭者。是非當否之有所命是也。樂之而玩。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而與爻爲一矣。○朱子語類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則靜對動而言。曰。然。○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謂卦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俞氏琰曰。居以位言。安謂安其分也。樂以心言。玩謂繹之而不厭也。君子觀易之序而循是理。故安。觀爻之辭而達是理。故樂。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義 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此第二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集說 虞氏翻曰。以動者尚其變。占事知來。故玩其占也。○朱子語類問居則觀其象玩其辭。動則觀其變玩其占。如何。曰。若是理會不得。如何占得。必是閑常理會得此道理。到用時便占。○蔡氏淵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理。用易則唯盡乎一爻之時。居既盡乎天之理。動必合乎天之道。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王氏申子曰。平居無事。觀卦爻之象而玩其辭。則可以察吉凶悔吝之故。及動而應事。觀卦爻之變而玩其占。則可以決吉凶悔吝之幾。故有不動。動無不吉也。○胡氏炳文曰。天地閉。剛柔變化。無一時閒。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者。作易之事。此獨吉而無凶悔吝者。學易之功也。○俞氏琰曰。觀象玩辭。如蔡墨云在乾之姤。知莊子云在師之臨。謂之在者是也。觀變玩占。如陳侯遇觀之否。晉侯遇大有之睽。謂之遇者是也。

總論 孔氏穎達曰。前章言天地成象成形。簡易之德。明乾坤之大旨。此章明聖人設卦觀象。爻辭吉凶悔吝之細別。○程子曰。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爲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通其意。觀變玩占而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何氏楷曰。上章言造化自然之易。爲作易之本。此章乃言作易之旨。

案 上章雖言作易之源本。然實以明在造化者無非自然之易書。故先儒以爲畫前之易者此也。此章乃備言

作易學易之事。蓋承上章言之。而爲後諸章之綱也。設卦觀象。先天之聖人也。繫辭而明吉凶。後天之聖人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申言設卦觀象之事。所象者或爲人事之失得憂虞。或爲天道之進退晝夜。極而至於天地人之至理。莫不包涵統具於其中。此辭所由繫而占所由生也。居而安者。以身驗之。樂而玩者。以心體之。在平時則爲觀象玩辭之功。在臨事則爲觀變玩占之用。此所謂奉明命以周旋。述天理而時措者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學易之效。至於如此。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本義】象。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集說】虞氏翻曰。八卦以象告。故言乎象也。爻有六畫。九六變化。故言乎變者也。○項氏安世曰。象辭所言之象。卽下文所謂卦也。爻辭所言之變。卽下文所謂位也。○張氏振淵曰。易有實理而無實事。故謂之象。卦立而象形。易有定理而無定用。故謂之變。爻立而變著。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本義】此卦爻辭之通例。【集說】崔氏憬曰。繫辭著悔吝之言。則異凶咎。若疾病之與小疵。○楊氏萬里曰。言動之閒。盡善之謂得。不盡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無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還。還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而復之於善。何咎之有。○蔡氏淵曰。

吉凶悔吝无咎。卽卦與爻之斷辭也。失得者。事之已成著者也。小疵者。事之得失未分。而能致得失者也。善補過者。先本有咎。脩之則可免咎也。○胡氏炳文曰。前章言卦爻中吉凶悔吝之辭。未嘗及无咎之辭。此章方及之。大抵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許人自新之意切矣。○張氏振淵曰。失得指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說小疵兼兩意。向於得而未得尚有小疵則悔。向於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則吝。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本義 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集說 王氏肅曰。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卦列則小大分。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也。○張氏浚曰。卦之所設本乎陰陽。陰小陽大。體固不同。而各以所遇之時爲正。陽得位則陽用事。陰得位則陰用事。小大之理。至卦而齊。○朱子語類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爲天子。父爲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爲貴也。○王氏申子曰。列。分也。陽貴陰賤。上貴下賤。亦有貴而无位。有位而在下者。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位者。六爻之位也。齊。均也。陽大陰小。陽卦多陰。則陽爲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爲之主。雖小大不齊。而得時爲主。則均也。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卦者。全卦之體也。辨。明也。辨一卦一爻之吉凶者。辭也。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本義 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

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集說】虞氏翻曰。震動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存乎悔也。○韓氏伯曰。介。纖介也。王弼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即悔吝者言乎小疵也。○程子曰。以悔吝爲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者以此。○朱子語類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乃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曰然。○丘氏富國曰。此章就吉凶悔吝上添入无咎說。既欲人於悔吝上著力。尤欲人於介上用功。蓋人知悔則以善補過而无咎。雖未至吉。亦不至凶也。若又於悔吝之介憂之。則但有吉而已。所謂幾者動之微而吉之先見者也。併悔吝亦皆無矣。○吳氏澄曰。列貴賤者存乎位。覆說爻者言乎變。齊小大者存乎卦。覆說象者言乎象。分辨吉凶存乎彖。爻之辭。覆說言乎其失得也。悔吝介乎吉凶之閒。憂其介。則趨於吉不趨於凶矣。

覆說言乎其小疵也。震者動心戒懼之謂。有咎而能戒懼。則能改悔所爲。而可以无咎。覆說善補過也。○趙氏玉泉曰。介在事前。悔在事後。○汪氏砥之曰。易凡言悔吝。即寓介之意。言无咎。即寓悔之意。憂盱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也。憂即鹿之吝。存乎往舍之介也。震甘臨之无咎。存乎憂而悔也。震頻復之无咎。存乎厲而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本義】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此第三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集說】朱子語類云。卦有小大。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項氏安世曰。貴賤以位言。小大以材言。卦各有主。主各有材。聖人隨其材之大小。時之難易。而命之辭。使人之知所適從也。○潘氏夢旂曰。卦有小有大。隨其

消長而分。辭有險有易。因其安危而別。辭者各指其所向。凶則指其可避之方。吉則指其可趨之所。以示乎人也。○吳氏澄曰。上文有貴賤小大。此獨再提卦有小大。蓋卦象爲諸辭之總也。○蔡氏清曰。據本章通例看。此條卦字辭字。皆兼爻說。

【案】此章申第二章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節之義。首言象爻者。吉凶悔吝之辭。象爻皆有之也。吉凶則已著。故直言其失得而已。悔吝則猶微。故必推言其小疵也。至四者之外。又有所謂无咎者。不圖吉利。求免罪愆之名也。其道至大。而貫乎吉凶悔吝之間。故易之中有曰吉无咎者。有曰凶无咎者。有曰吝无咎者。然其機皆在於悔。蓋惟能悔。則吉而不狃於安也。凶而能動於困也。吝而不包其羞也。是故易辭之教人也。於吉凶辨之而已。於悔吝也則憂之。謹其幾也。憂之不已。又從而震之曰。誠能去吝而悔。不徒悔而補過。則可以无咎矣。夫不貳過而无祇悔者。至也。衆人不貴无悔而貴能悔。爲其爲改過遷善之路也。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本義】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集說】韓氏伯曰。作易以準天地。○孔氏穎達曰。言聖人作易。與天地相準。謂準擬天地。則乾健以法天。坤順以法地之類是也。○蘇氏軾曰。準。符合也。彌。周浹也。綸。經緯也。所以與天地準者。以能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王氏宗傳曰。天地之道。卽下文所謂一陰一陽是也。是道也。其在天地。則爲幽明。寓於始終。則爲生死。見於物變。則爲鬼神。○朱子語類云。凡天地間之物。無非天地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如封彌

之彌。糊合使無縫罅。綸如綸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而非綸。則空疎無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胡氏炳文曰。此易字。指易書而言。書之中具有天地之道。本自與天地相等。故於天地之道。彌之則是合萬爲一。渾然無欠。綸之則一實萬分。粲然有倫。

案此下三節。朱子分爲窮理盡性至命者極確。然須知非有易以後。聖人方用易以窮之盡之至之。易是聖人窮理盡性至命。即是言聖人全體易理。故言易窮理盡性至命。即是言聖人也。易與天地準。與天地相似。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此三句當爲三節冠首。第二第三節不言易者。蒙第一節文義。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本義　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集說　韓氏伯曰。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死生鬼之歸也。始終者。始終之數也。○程子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蘇氏軾曰。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朱子語類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又云。魄爲鬼。魂爲神。禮記有孔子答

宰我問。正說此理甚詳。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註。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陴神也。亦可取。○陳氏淳曰。人生天地間。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化爲徒。○又曰。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等。分屬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魂。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眞氏德秀曰。人之生。精與氣合。精屬陰。氣屬陽。精則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知識。身之能舉動勇決。此之謂魂。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胡氏炳文曰。易不曰陽陰而曰陰陽。此所謂幽明死生鬼神。卽陰陽之謂也。卽天地而知幽明之故。卽始終而知死生之說。卽散聚而知鬼神之情狀。皆窮理之事也。○林氏希元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其理皆在於易。故聖人用易以窮之也。然亦要見得爲聖人窮理盡性之書爾。非聖人眞箇卽易而後窮理盡性也。○鄭氏維嶽曰。原人之所以始。全而生之。卽反其所以終。全而歸之。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本義　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

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爲表裏如此。

集說　韓氏伯曰。德合天地。故曰相似。○朱子語類云。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下數句是說與天地相似之事。○又云。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己。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又云。安土者。隨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胡氏炳文曰。上文言易與天地準。此言與天地相似。似即準也。知似天。仁似地。有周物之知。而實諸濟物之仁。則其知不過有行權之知。而本諸守正之仁。則其知不流。至於樂天知命。而知之迹已泯。安土敦仁。而仁之心益著。此其知仁所以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盡性之事也。○俞氏琰曰。與天地相似者。易似天地。天地似易。彼此相似也。

集說　知周萬物。義之精也。然所知者皆濟天下之道。而不過。義合於仁也。旁行汎應。仁之熟也。然所行者皆合中正之則。而不流。仁合於義也。樂玩天理。故所知者益深。達乎命。而不憂。安於所處。故所行者益篤。根於性而能愛。所謂樂天之志。憂世之誠。並行不悖者。乃仁義合德之至也。若以旁行爲知。亦可。但恐於行字稍礙。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本義　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此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集說　韓氏伯曰。方體者。皆係於形器者也。神則陰陽

不測易則惟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明○孔氏穎達曰範謂模範圍謂周圍言聖人所爲所作模範周圍天地之化○又曰凡无方无體各有二義一者神則不見其處所云爲是无方也二則周游運動不常在一處亦是无方也无體者一是自然而變而不知變之所由是无形體也二則隨變而往无定在一體亦是无體也○邵子曰神者易之主也所以无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无體○朱子語類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字只是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又云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爲陽或爲陰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蔡氏清曰神无方易无體獨係之至命一條至命從窮理盡性上來乃窮理盡性之極致非窮理盡性之外他有所謂至命也故獨係之至命而自足以該乎窮理盡性○林氏希元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只是通知晝夜之道蓋幽明死生鬼神其理相爲循環晝夜之道也聖人通知晝夜亦只是上文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而益深造與之相默契如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云爾○又曰天地之化萬物之生晝夜之循環皆有箇神易易則模寫乎此理者也故在易亦有神易○姜氏寶曰晝夜之道乃幽明死生鬼神之所以然聖人通知之而有以深徹乎其蘊又不但知有其故知有其說知有其情狀而已也○江氏盈科曰上說道濟天下敦仁能愛此則萬物盡屬其曲成上說知幽明死生鬼神此則晝夜盡屬其通知

案準是準則之相似是與之合德範圍則造化在其規模之內蓋一節深一節也萬物者天地之化之迹也曲成者能盡其性而物我聯爲一體也晝夜者天地之化之機也通知者洞見原本而隱顯貫爲一條也易者化之運用神者化之主宰天地之化其主宰不可以方所求其運用不可以形體拘易之道能範圍之則所謂窮

神知化者也。而神化在易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本義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集說 邵子曰。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爲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程子曰。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朱子語類云。理則一而已。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

案 一陰一陽。兼對立與迭運二義。對立者。天地日月之類是也。即前章所謂剛柔也。迭運者。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即前章所謂變化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義 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

集說 周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楊氏時曰。繼之者善。無閒也。成之者性。無虧也。○朱子語類云。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爲繼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爲成之者性。○又云。繼是接續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又云。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者性。則此理各自有箇安頓處。故爲人爲物。或昏或明。方是定。若是未有形質。則

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把作人物之性得。○又云。這箇理在天地開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性便是善。○問成之者性。曰。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清有汙。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項氏安世曰。道之所生。無不善者。元也。萬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貞也。萬物之所各正也。成之者性。猶孟子言人之性犬之性牛之性。○熊氏良輔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善之繼也。元者善之長。善即元也。人物得所稟受者。性之成也。率性之謂道。則性即道也。○潘氏士藻曰。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間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無不同。

案聖人用繼字極精確。不可忽過。此繼字。猶人子所謂繼體。所謂繼志。蓋人者天地之子也。天地之理全付於人而人受之。猶孝經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者是也。但謂之付。則主於天地而言。謂之受。則主於人而言。惟謂之繼。則見得天人承接之意。而付與受兩義皆在其中矣。天付於人而人受之。其理既無不善。則人之所以爲性者。亦豈有不善哉。故孟子之道性善者本此也。然是理既具於人物之身。則其根原雖無不善。而其末流區以別矣。如下文所云仁知百姓者。皆局於所受之偏。而不能完其所付之全。故程朱之言氣質者。亦本此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惟繫傳此語。爲言性與天道之至。後之論性者。折中於夫子。則可以息諸子之棼棼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本義 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

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

集說 韓氏伯曰。君子體道以爲用。仁知則滯於所見。百姓則日用而不知。體斯道者。不亦鮮矣乎。○程子曰。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爲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王氏宗傳曰。仁者知者。鮮克全之。百姓之愚。鮮克知之。此豈在我之善有所不足。在我之性有所不同與。非也。蓋在限量使然爾。君子之道。烏得而不鮮與。君子者。具仁知之成名。得道之大全也。○朱子語類云。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爲仁。知者只見他貞靜處。便以爲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閒。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胡氏炳文曰。在造物者。方發而賦於物。其理無有不善。在人物者。各具是理以有生。則謂之性。其發者。是天命之性。其具者。天命之性。已不能不麗於氣質矣。仁者知者百姓。指氣質而言也。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爲一。此說知者仁者。仁與知分而爲二。○保氏八曰。仁者見其有安土敦仁之理。則止謂之爲仁。知者見其有知周天下之理。則止謂之爲知。是局於一偏矣。百姓終日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知者鮮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本義 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

集說 孔氏穎達曰。顯諸仁者。顯見仁功。衣被萬物。藏諸用者。潛藏功用。不

使物知。○王氏凱沖曰。萬物皆成。仁功著也。不見所爲。藏諸用也。○程子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朱子語類云。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無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又云。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只是這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見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一事既各成一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時不得謂之業。○吳氏澄曰。仁者生物之元。由春生而爲夏長之亨。此仁顯見而發達於外。長物之所顯者。生物之仁也。故曰顯諸仁。用者收物之利。由秋收而爲冬藏之貞。此用藏伏而歸復於內。閉物之所藏者。收物之用也。故曰藏諸用。二氣運行於四時之間。鼓動萬物。而生長收閉之天地無心而造化自然。非如聖人之於民。有所憂而治之教之也。仁之顯而生長者。爲德之盛。用之藏而收閉者。爲業之大。其顯者流行不息。其藏者充塞無間。此所謂易簡之善。極其至者。故贊之曰至矣哉。○胡氏炳文曰。在聖人者則曰仁與知。在造化者則曰仁與用。○俞氏琰曰。仁本藏於內者也。顯諸仁。則自內而外。如春夏之發生。所以顯秋冬所藏之仁也。用本顯於外者也。藏諸用。則自外而內。如秋冬之收成。所以藏春夏所顯之用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本義 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

集說 王氏凱沖曰。物無不備。故曰富有。變化不息。故曰日新。○吳氏澄曰。生物之仁。及夏而日長日盛。故曰日新。收物之用。至冬而包括無餘。故曰富有。○胡

氏炳文曰。富有者。無物不有。而無一豪之虧欠。日新者。無時不然。而無一息之間斷。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

生生之謂易。

本義 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本義 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集說 蔡氏淵曰。乾主氣。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本義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 集說 俞氏琰曰。或言通變。或言變通。同與曰。窮則變。變則通。易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聖人之用易也。○張氏振淵曰。成象二條。本生生之謂易來。舉乾坤。見天地間無物而非陰陽之生生。舉占事。見日用間無事而非陰陽之生生。○谷氏家杰曰。生生謂易。論其理也。有理即有數。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通數之變。亦易變也。變不與時偕極。通之即成天下之事。○徐氏在漢曰。一陰一陽。無時而不生生。是之謂易。成此一陰一陽生生之象。是之謂乾。效此一陰一陽生生之法。是之謂坤。極一陰一陽生生之數。而知來。是之謂占。通一陰一陽生生之變。是之謂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本義 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此第五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橫渠說得極好。一故神。橫渠親

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信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丘氏富國曰上章言易无體此言生生之謂易唯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唯其不測所以无方言易而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梁氏寅曰陰陽非神也陰陽之不測者神也一陰一陽變化不窮果孰使之然哉蓋神之所爲也惟神无方故易无體无方者卽不測之謂也无體者卽生生之謂也若爲有方則非不測之神而其生生者亦有時而窮矣○蔡氏清曰合一不測爲神不合不謂之一不一不爲兩在不兩在不爲不測合者兩者之合也神化非二物也故曰一物兩體也

總論　程氏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言彌綸天地之道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言神无方易无體此則直指陰陽之生生謂易陰陽不測謂神

案　程氏以此爲申說上章極是然只舉其首尾天地之道及神易兩端而已須知繼善成性見仁見知卽是申說與天地相似一節意顯仁藏用盛德大業卽是申說範圍天地之化一節意見仁見知之偏所以見知仁合德者之全也顯爲晝藏爲夜鼓萬物而無憂所以見通知晝夜曲成萬物以作易者之有憂患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本義　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卽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

案　遠近是橫說天地之間是直說理極於無外故曰遠性具於一身故曰近命者自天而人徹上徹下故曰天

地之閒不禦者所謂彌綸也靜正者所謂相似也備者所謂範圍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本義　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若氣不發動則靜而專一故云其靜也專若其運轉則四時不忒寒暑無差剛而得正故云其動也直以其動靜如此故能大生焉閉藏翕斂故其靜也翕動則開生萬物故其動也闢以其如此故能廣生於物焉○程子曰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朱子語類云天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之中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之氣迸上來大生是渾淪無所不包廣生是廣濶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翕闢則闢此奇耦之形也○又云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乾畫奇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畫耦便見得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吳氏澄曰翕謂合而氣之專者藏乎此闢謂開而氣之直者出乎此○胡氏炳文曰乾惟健故一以施坤惟順故兩而承靜專一者之存動直一者之達靜翕兩者之分一之達所以行乎坤之兩者之合動闢兩者之分所以承乎乾之一故以量兩故以質言而曰大兩之分所以廣大也乾坤言而曰廣○林氏希元曰此推易之所以廣大也乾坤萬物之父母也乾坤各有性氣皆有動靜乾之性氣其靜也專一而不他惟其專一而不他則其動也直遂而

無屈撓。惟直遂而無屈撓。則其性氣之發。四方八表。無一不到。而規模極其大矣。故曰大生焉。坤之性氣。其靜也翕合而不洩。惟其翕合而不洩。則其動也開闢而無閉拒。惟其開闢而無閉拒。則乾氣到處。坤皆有以承受之。而度量極其廣矣。故曰廣生焉。乾坤卽天地也。大生廣生。皆就乾坤說。易書之廣大。則模寫乎此。不可以本文廣大作易書。

案此節是承上節廣矣大矣。而推言天地之所以廣大者。一由於易簡。故下節遂言易書廣大配天地。而結歸於易簡也。靜專動直。是豪無私曲。形容易字最盡。靜翕動闢。是豪無作爲。形容簡字最盡。易在直處見。坦白而無艱險之謂也。其本則從專中來。簡在闢處見。開通而無阻塞之謂也。其本則從翕中來。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本義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此第六章。

集說孔氏穎達曰。初章易爲賢人之德。簡爲賢人之業。今總云至德者。對則德業別。散則業由德而來。俱爲德也。○吳氏澄曰。易書廣大之中有變通焉。有陰陽之義焉。亦猶天地之有四時日月也。四時日月卽天地。猶易之六爻卽乾坤也。易之廣大變通陰陽。皆易簡之善。爲之主宰。而天地之至德。亦此易簡之善而已。是易書易簡之善。配乎天地之至德也。

案此上三章。申變化者進退之象一節之義。首言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所謂幽明死生神鬼之理。卽進退晝夜之機也。次言易與天地相似。而所謂仁義之性。卽三極之道也。又言易能範圍天地之化。蓋以其贊天地之

化育而又知天地之化育則三極之道進退晝夜之機一以貫之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神化之事備此易之蘊也既乃一一申明之所謂天地之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所謂天地之性者一仁一智之謂也所謂天地之化者一顯一藏以鼓萬物之謂也所謂易无體者生生之謂也著於乾坤形乎占事者皆是而所謂神无方者則陰陽不測之謂也終乃總而極贊之謂易之窮理也遠不禦其盡性也靜而正其至命也於天地之閒備矣又推原其根於易簡之理靜專動直易也靜翕動闢簡也易簡之理具於三極之道而行乎進退晝夜之閒故易者統而言之廣大配天地也析而言之變化者進退之象變通配四時也剛柔者晝夜之象陰陽之義配日月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易簡之善配至德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三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四　繫辭上傳下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本義　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

集說　韓氏伯曰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孔氏穎達曰言易道至極聖人用之以增崇其德廣大其業○朱子語類云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作去○又云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蓋禮纔有些不到處便有所欠闕業便不廣矣惟極卑無所欠闕所以廣○又云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

取高底作便狹。兩脚踏地作方得。○吳氏澄曰。崇德者。立心之易。而所得日進日新也。廣業者。行事之簡。而所就日充日富也。德之進而新。由所知之崇。高明如天。業之充而富。由所履之卑。平實如地。○張氏振淵曰。知。卽德之虛明炯於中者。禮。卽業之矩矱成於外者。天運於萬物之上。而聖心之知。亦獨超於萬象之表。故曰崇效天。地包細微。不遺一物。而聖人之禮。亦不忽於纖悉細微之際。故曰卑法地。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本義 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此第七章。

集說 朱子語類云。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俞氏琰曰。人之性。渾然天成。蓋無有不善者。更加以涵養功夫。存之又存。則無所往而非道。無所往而非義矣。○林氏希元曰。此承上文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而言。意謂天地設位。則陰陽變化。而易行乎其中矣。聖人知禮至於效天法地。則本成之性。存存不已。而道義從此出。故曰道義之門。蓋道義之得於心者。日新月盛。則德於是乎崇矣。道義之見於事者。日積月累。則業於是乎廣矣。此易所以爲聖人之崇德廣業。而易書所以爲至也。○盧氏曰。天地位而易行。是天地德業之盛。知禮存而道義出。是聖人德業之盛。○吳氏曰。愼曰。道義之出不窮。猶易之生生不已也。然未有不存存而能生生者。

察 門字不可專以出說。須知兼出入兩意。知崇於內。則萬理由此生。是道所從出之門也。禮卑於外。則萬行由此成。是義所從入之門也。若以四德配。則知屬冬。禮屬夏。道卽仁也。屬春。義屬秋。仁主出而發用。然非一心虛

明萬理畢照則無以爲發用之源義主入而收斂然非百行萬善具足完滿亦無以爲收斂之地矣此造化動靜互根顯諸仁藏諸用之妙其在人則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此章言聖人體易於身也知窮萬理之原則乾之始萬物也禮循萬理之則則坤之成萬物也道者義之體智之所知也義者道之用禮之所行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本義 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

集說 朱子語類云賾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嘖字今從臣亦是口之義與左傳嘖有繁言之嘖同是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文說不可惡先儒多以賾爲至妙之意若如此說何以謂之不可惡賾只是一箇雜亂冗閙底意思○吳氏澄曰不以象對爻言而以象對爻言者文王未繫象辭之先重卦之名謂之象象先於象言象則象在其中○胡氏炳文曰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姑以乾坤二卦言之未畫則擬陰陽之形容於是爲奇耦之畫畫則象也已畫又取象天地首腹牛馬以至於爲金爲玉爲釜爲布之類皆象也○鄭氏維嶽曰擬之在心象之在畫○張氏振淵曰擬諸形容者擬之陰陽也在未畫卦之先象其物宜正畫卦之事擬是擬其所象象是象其所擬物而曰宜不獨肖其形兼欲盡其理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本義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會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乃可行爾且如事理閒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閒却自有箇通處這禮字又說得濶凡事物之常理皆是○又云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吳氏澄曰會通謂大中至正之理非一偏一曲有所拘礙者也聖人見天下不一之動而觀其極善之理以行其事見理精審則行事允當也以處事之法爲辭繫於各爻之下使筮而遇此爻者如此處事則吉不如此處事則凶也○胡氏炳文曰不會則於理有遺闕如之何可通不通則於理有窒礙如之何可行通是時中典常是庸○蔡氏清曰觀會通行典禮且就天下之動上說未著在易將此理係之於易以斷其吉凶是爻辭之所以爲爻辭者乃所以效天下之動也故謂之爻○趙氏光大曰通即會中之通據事理而言則曰通據聖人立爲常法而言則曰典禮典常也禮者理之可行者也○何氏楷曰會如省會之會自彼而來者面面可至通如通都之通自此而往者方方可達○錢氏澄之曰事勢盤錯之會人見爲有礙者聖人觀之必有其通非權宜之行而典禮之行蓋確乎不可易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本義 惡猶厭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是合有底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吳氏澄曰六十四卦之義所以章顯天下至幽之義而名

言宜稱人所易知則自不至厭惡其賾矣三百八十四爻之辭所以該載天下至多之事而處決精當人所易從則自不至棼亂其動矣○潘氏士藻曰有至一者存所以不可惡有至常者存所以不可亂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本義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

集說 王氏宗傳曰擬之而後言擬是象而言也擬是而言則言有物矣議之而後動議是爻而動也議是而動則動惟厥時矣○朱子語類云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胡氏炳文曰聖人之於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之何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於爻必觀會通以行典禮學易者如之何不議之而後動前言變化易之變化也此言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本義 釋中孚九二爻義

集說 韓氏伯曰鶴鳴於陰氣同則和出言戶庭千里或應出言猶然況其邇者乎故夫憂悔吝者存乎纖介定失得者慎於樞機是以君子擬議以動慎其微也大者乎千里或應況其邇者乎

○蔡氏淵曰。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和之之義。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保氏八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樞動而户開。機動而矢發。小則招榮辱。大則動天地。皆此唱而彼和。感應之最捷也。○汪氏砥之曰。居室照在陰看。中乎者。誠積於中。在陰居室。正當慎獨以脩言行而進於誠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本義　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集說　韓氏伯曰。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其跡雖異。道同則應。○耿氏南仲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者。物或閒之。而其迹異也。迹雖異。而心同。故物不得而終閒焉。其利斷金。則其閒除矣。閒除則合。故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其相好之無斁也。○朱子語類云。同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決將去。斷是斷作兩段。○俞氏琰曰。出處語默。即先號咷後笑之義。二人同心。斷金臭蘭。即相遇之義。○錢氏志立曰。斷金。言其心志之堅。物不得閒也。如蘭。言其氣味之一。物不能雜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本義 釋大過初六爻義。集說 程氏敬承曰。天下事成於慎而敗於忽。況當大過時。時事艱難。慎心不到。便有所失。故有取於慎之至。言寧過於畏慎也。

案 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此句須對卦義看。卦取棟爲義者。任重者也。茅之視棟。棟爲物薄矣。然棟雖任重。而猶有橈之患。故當大事者。每憂其傾墜也。若藉茅於地。則雖重物而不憂於傾墜矣。豈非物薄而用可重乎。自古圖大事必以小心爲基。故大過之時義雖用剛。而以初爻之柔爲基者此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本義 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集說 楊氏萬里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唯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本義 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既以謙德引乾之上九亢龍有悔。證驕亢不謙也。○王氏宗傳曰。知聖人深予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戒乎乾之上九。何也。亢者謙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上九則貴而无位。九三萬民服。上九則高而无民。九三能以功下人。上九

則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九三所以謙而有終上九所以亢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本義 釋節初九爻義 集說 蔡氏淵曰不言則是非不形人之招禍惟言爲甚故言所當節也密於言語即不出戶庭之義○吳氏澄曰此爻辭所象愼動之節而夫子以發言之辭釋之程子曰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本義 釋解六三爻義○此第八章言卦爻之用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結上不密失身之事事若不密人則乘此機危而害之猶若財之不密盜則乘此機危而竊之○胡氏瑗曰小人居君子之位不惟盜之所奪抑亦爲盜之侵伐矣蓋在上之人不能選賢任能遂使小人乘時得勢而至於高位非小人之然也○陳氏琛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處非其據而盜思奪之矣且小人在位則慢上暴下人所不堪而盜思伐之矣○趙

氏光大曰。強取曰奪。執辭曰伐。

案 慢暴。如陳氏說亦通。然以慢字對下文慢藏觀之。則當爲上褻慢其名器。而在下之小人。得肆其殘暴之義。方與伐字相應。蓋奪者。禍止其身也。伐者。禍及國家也。慢藏誨盜。以喻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冶容誨淫。以喻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

總論 谷氏家杰曰。此章重擬議成變化句。前章以存用易。尊德性也。此章以擬議用易。道問學也。

案 此上二章。申君子所居而安者一節之義。得易理於心之謂德。成易理於事之謂業。聖人猶然。況學者乎。是故不可以至賾而惡也。不可以至動而亂也。擬之於至賾之中。得聖人所謂擬諸形容者。則沛然無疑而可以言矣。議之於至動之際。得聖人所謂觀其會通者。則確然不易而可以動矣。知禮成性。不待擬議而變化出焉者。聖人之事也。精義利用。擬議以成其變化者。學者之功也。中孚以下七爻舉例言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本義 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耦。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

集說 郭氏雍曰。天數五。地數五。者此也。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謂天一至五爲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爲五行成數。雖有此五行之說。而於易無所見。故五行之說。出於歷

數之學非易之道也。○朱子語類云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閒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項氏安世曰姚大老云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班固律歷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蓍篇皆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吳氏澄曰案漢書律歷志引此章天一地二至行鬼神也六十四字相連則是班固時此簡猶未錯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本義　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耦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耦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此陽奇陰耦之數成就其變者化而宣行鬼神之用。○程子曰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閒。○龔氏煥曰五位相得之說當從孔氏蓋既謂之五位相得則是指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言且一二三四之相得不見其用不若孔之的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案】龔氏之意。謂相得者。言四方相次。如一三七九。二四六八是也。有合者。言四方相交。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是也。此說極合圖意。蓋相得者。是二氣之迭運。四時之順播。所以成變化者此也。有合者。是動靜之互根。陰陽之互藏。所以行鬼神者此也。然成變化行鬼神。不直言於相得有合之後。必重敘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蓋非重敘細數。則無以見相得者之自少而多。自微而盛。有合者之多少相閒。微盛相錯。而往來積漸之迹。屈伸交互之機。有所未明者矣。

【本義】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閒也。三。三才也。揲。閒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閒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閒。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

【集說】韓氏伯曰。王弼曰。演天地之數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孔氏穎達曰。分而爲二以象兩者。五十之內。去其一。餘有四十九。合同未分。今以四十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儀也。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閒。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爲數。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扐而成數。

以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張氏浚曰。歸奇於扐以象閏。何也。大衍用四十有九。老陽餘數十有三。老陰餘數二十有五。合之爲三十有八。少陽餘數二十有一。少陰餘數十有七。合之亦爲三十有八。乘以六爻之位。則二百二十有八也。凡術於筭者。率以二百二十八爲求閏之法。蓋自然之紀如此。○朱子蓍卦考誤曰。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閒。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皆以四數。是象四時。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閒。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閒而扐之也。象閏者。積餘分而成閏月也。凡前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閒。凡一掛兩揲兩扐爲五歲之象。其閒凡兩扐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扐之策。復以見存之策。分二掛一而爲第二變也。○又荅郭雍曰。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爲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耦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爲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吳氏澄曰。衍母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所用者四十有九。其數七七。蓋

以一一爲體。七七爲用也。○胡氏炳文曰。曆法再閏之後。又從積分而起。則筮法再扐之後。又必從掛一而起也。

附錄　虞氏翻曰。奇所掛一策。扐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扐。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故歸奇於扐以象閏也。○張子曰。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扐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閏嘗不及三歲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於再扐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郭氏忠孝曰。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寘於前。以奇歸之也。歸奇象閏也。五歲再閏。非以再扐象再閏也。蓋閏之後有再歲。故歸奇之後亦有再扐也。再扐而後復掛。掛而復歸。則五歲再閏之義矣。自唐初以來。以奇爲扐。故揲法多誤。至橫渠先生而後奇扐復分。○又曰。扐者數之餘也。如禮言祭用數之

仂是也。或謂指閒爲扐者非。繫辭言歸奇於扐。則奇與扐爲二事也。又言再扐而後掛。則扐與奇亦二事也。由是知正義誤以奇爲扐。又誤以左右手揲爲再扐。如曰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扐掛之一處。其說自相抵捂。莫知所從。惟當從橫渠先生之說爲正。○又曰。繫辭以兩扐一掛爲三變而成一爻。是有三歲一閏之象。正義以每一揲左右兩手之餘即爲再扐。是一變之中。再扐一掛皆具。則一歲一閏之象也。凡揲蓍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二第三揲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故聖人必再扐後掛者以此。

案　郭雍本其先人郭忠孝之說以爲蓍說。引張子之言爲據。朱子與之往復辨論。今附錄於後以備參考。大約孔疏本義。則以左右揲餘爲奇。而即以再扐象再閏。張子郭氏。則以先掛一者爲奇。而歸之於扐以象閏。其說

謂惟初變掛一而後二變不掛故初歲有閏又須更越二歲如初變有掛又須更越二變以應再扐後掛之文也如郭氏說則再閏再扐兩再字各異義而不相應故須以朱子之論爲確然以歸奇爲歸掛一之奇則自虞翻已爲此說且玩經文語氣歸奇於扐奇與扐自是兩物而併歸一處爾此義則郭氏之說可從蓋疏義之意是以扐象閏也張郭之意是以掛象閏也今折其中則掛扐皆當併以象閏以天道論之氣盈朔虛必併爲一法以筮儀論之掛與扐必併在一處以經文考之曰歸奇於扐又曰再扐後掛則象閏者當併掛與扐明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本義 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爲奇凡八爲耦奇圓圍三耦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爲六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爲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耦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爲居二之少陰二耦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爲居三之少陽三耦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爲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言之耳

集說 孔氏穎達曰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老陽之策也若坤之少陰一爻有三十二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故百四十有四也○朱子語類云大凡易數

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鐘律五聲十二律。亦積爲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爲節。○又荅程大昌曰。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爲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爲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爲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胡氏炳文曰。前則掛扐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

【案】大傳不言乾之掛扐若干。坤之掛扐若干。而但言乾之策。坤之策。則以策數定七八九六者似是。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本義】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本義】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集說】陸氏績曰。分而爲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三營也。歸奇於扐以象閏。四營也。○孔氏穎達曰。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也。每一爻有三變。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爲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爲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爲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閒。或有四有五而有八。或有二四而有一九也。其兩多一少爲少陽。謂三揲之閒。或有一九一八而有一四。或爲二八而有一五也。三

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始成卦也。○朱子語類云。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八卦而小成。

本義 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八卦而小成者。象天地雷風日月山澤。於大象畧盡。是易道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本義 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案 六十四卦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之法。卽如八卦變爲六十四卦之法。畫上加畫。至於四千九十六卦。則六畫者積十二畫矣。如引寸以爲尺。引尺以爲丈。故曰引而伸之。聖人設六十四卦。又繫以辭。則事類大畧已盡。今又就其變之所適而加一卦焉。彼此相觸。或相因以相生。或相反以相成。其變無窮。則義類亦無窮。故曰觸類而長之。如此則足以該事變而周民用。故曰天下之能事畢。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本義 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

集說 韓氏伯曰。可以應對萬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也。酬酢猶應對。○張子曰。示人吉凶。其道顯。陰陽不測。其德神。顯故可與酬酢。神故可與祐神。○又曰。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

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與祐神顯道神德行此言蓍龜之德也○項氏安世曰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乎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贊出鬼神之命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本義 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爲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此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畧矣意其詳具於犬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啓蒙備言

集說 韓氏伯曰變化之道不爲而自然故知變化之道者則知神之所爲○張子曰惟神爲能變化之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所爲也○蘇氏軾曰神之所爲不可知觀變化而知之矣變化之閒神無不在○董氏銖曰陽化爲陰陰變爲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龔氏煥曰此所謂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即承上文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爲言也蓋河圖之數體也故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大衍之數用也故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爲成變化所以行鬼神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變化者神之所爲而神不離於變化知道者必能知之○陸氏振奇曰神妙變化而爲言故知鬼神之行即在成變化處○谷氏家杰曰神之所爲是因圖數之神以贊衍法之神見其亦如天地之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指蓍法之變化爲神非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

案 此節是承蓍卦而贊之龔氏谷氏之論爲得蓋蓍卦之法乃所以寫變化之機而陰陽合一不測之妙行乎其閒也下文象變辭占即是變化之道至精至變以極於至神即是神之所爲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本義 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者也

集說 虞氏翻曰以言者尚其辭聖人之情見於辭繫辭焉以盡言也動則玩其占故尚其占者也○孔氏穎達曰策是筮之所用幷言卜者卜雖龜之見兆亦有陰陽五行變動之狀○程子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以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乎占○朱子語類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則是文勢如此○胡氏炳文曰辭以明變象之理占以斷變象之應故四者之目以辭與占始終焉○蔡氏清曰尚辭與尚占有別後章云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於此可見尚辭尚占之別矣○又曰言動制器卜筮不必俱以筮易言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亦可用易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可用易也○何氏楷曰此章與第二章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相應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本義 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響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蓍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問焉而以言以上下文推之以言却是命筮之詞古人亦大段重這命

筮之詞。○吳氏澄曰。有爲謂作內事。有行謂作外事。○蔡氏清曰。行之於身是有爲。措之事業是有行。

案 此節是釋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之意。又起下章所謂蓍之德也。蓍以知來。故曰遂知來物。至精者虛明鑒照。如水鏡之無纖翳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本義 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謂揲蓍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

集說 虞氏翻曰。觀變陰陽始立卦。故成天地之文。物相雜故曰文也。數六畫之數。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故定天下吉凶之象也。○朱子語類云。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所謂參伍以變者。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又云。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疎。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案 此節是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之意。又起下章所謂卦之德六爻之義也。卦爻以藏往。故曰遂成天地之

文。遂定天下之象。成文。謂八卦也。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具。而天地之文成矣。定象。謂六爻也。內外上下貴賤之位立。而天下之象定矣。參伍錯綜。亦是互文。總以見卦爻陰陽互相參錯爾。至變者。變動周流。如雲物之無定質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本義 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既无思无爲。故寂然不動。有感必應。萬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言易理神功不測。○邵子曰。无思无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程子曰。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爲。惟曰无思也无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胡氏居仁曰。天下之理。雖萬殊而實一本。皆具於心。故感而遂通。若原不曾具得此理。如何通得。○林氏希元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卽是上文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受命如響。遂知來物之意。蓋卽上文而再謄說以歸於至神也。○張氏振淵曰。上數遂字。已含有神字意。非精變之外別有神。

案 此節是總著卦爻之德而贊之。遂通天下之故。卽上文遂知來物。遂成天地之文。而此謂之至神者。以其皆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其知來物非出於思。其成文定象非出於爲也。神不在精變之外。其卽精變之自然而然者與。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本義 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集說 韓氏伯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孔氏穎達曰言易道弘大故聖人用之所以窮極幽深而研覆幾微也无有遠近幽深是極深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是研幾也○俞氏琰曰深蘊奧而難見也幾細微而未著也極深謂以易之至精窮天下之至精研幾謂以易之至變察天下之至變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本義 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

集說 虞氏翻曰深謂幽贊神明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通天下之志謂著也務事也謂易研幾故成天下之務謂卦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孔氏穎達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者聖人用易道以極深故聖人德深也能通天下之志意即是受命如響遂知來物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者聖人用易道以研幾故能知事之幾微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是也○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能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張氏浚曰精之所燭來物遂知天下之志於此而可通變之所該萬象以定天下之務於此而可成○朱子語類云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也故其下對成務○又易精變神說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

此變化之所以爲神之所爲也。

案本義以至精爲尚辭尚占之事。至變爲尚象尚變之事。而易說以至精爲變占。至變爲象辭。蓋本第二章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而來。此與下章著之德卦之德既相應。而第二章觀玩之義。亦因以明。當從此說。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本義 此第十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集說 蔡氏清曰。上章四營而成易。至顯道神德行。則辭變象占四者俱有。但未及枚舉而明言之耳。故此章詳之。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本義 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集說 朱子語類云。古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與之卜。作易與之筮。使人趨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是人物。務是事務。冒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又云。讀繫辭者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爲書。大抵皆是因卜筮以教。逐爻開示吉凶。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冒天下之道。○龔氏煥曰。通志以開物言。定業以成務言。斷疑以冒天下之道言。惟其能冒天下之道。所以能斷天下之疑。苟其道有不備。又何足以斷天下之疑也哉。

案此通志。即是上章通志。定業斷疑。則是上章成務。言通志成務。則斷疑在其中矣。又多此一句者。以起下文

著卦爻三事。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本義 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集說 虞氏翻曰。吉凶與民同患。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也。○韓氏伯曰。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唯變所適。無數不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又曰。表吉凶之象。以同民所憂患之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也。○孔氏穎達曰。易道深遠。故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之君。用此易道。不用刑殺而威服之也。○崔氏憬曰。蓍之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其爲用變通不定。因之以知來物。是蓍之德圓而神也。卦之數八八六十四。象陰方。其爲用也。爻位有分。因之以藏往知事。是卦之德方以知也。○張子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貢故能斷天下之疑。○程子曰。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龔氏原曰。圓者其體動而不窮。神者其用虛而善應。卦者象也。象則示之以定體。爻者變也。變則其義不可爲典要。以此洗心者。所以无思也。以此退藏於密者。所以无爲也。以此吉凶與民同患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王氏宗傳曰。聖人以此蓍卦六爻。洗去夫心之累。則是心也。廓然而大公。用能退藏於密。而不窮之用

默存於我焉。此卽易之所謂寂然不動也。夫妙用之源。默存於聖人之心。則發而爲用也。酬酢萬物而不窮。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朱子語類云。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圓神方知者。各見於功用之實。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言其體用之妙也。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項氏安世曰。蓍用七。其德圓。卦用八。其德方。爻用九六。其義易貢。○胡氏居仁曰。退藏於密。只是其心湛然無事。而衆理具在也。○何氏楷曰。德統而義析。故爻以義言。○又曰。吉凶之幾。兆端已發。將至而未至者曰來。吉凶之理。見在於此。一定而可知者曰往。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本義 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爲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齊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

集說 韓氏伯曰。洗心曰齊。防患曰戒。○朱子語類云。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言用易之事也。齊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愼齊戰疾之意也。○又云。聖人旣具此理。又將此理就蓍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德卽聖人之德。聖人自有此理。又用蓍龜之理以神明之。○丘氏富國曰。心卽神明之舍。人能洗之而無一點之累。則此心靜與神明一

於揲蓍求卦之時能以齊戒存之則此心動與神明通心在則神在矣

察 以此洗心者聖人體易之事也在學者則居而觀象玩辭亦必如聖人之洗心然後可以得其理以此齊戒者聖人用易之事也在學者則動而觀變玩占亦必如聖人之齊戒然後可以見其幾言聖人以爲君子之楷則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本義 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脩道之所爲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集說 荀氏爽曰見乃謂之象謂日月星辰光見在天而成象也形乃謂之器萬物生長在地成形可以爲器用者也觀象於天觀形於地制而用之可以爲法○虞氏翻曰闔閉翕也坤象夜故以閉戶也闢開也乾象晝故以開戶也陽變闔陰陰變闢陽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陸氏績曰聖人制器以周民用用之不遺故曰利用出入也民皆用之而不知所由來故謂之神也○朱氏震曰知闔闢變通者明於天之道知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者察於民之故○朱子語類云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只說理底意思多○問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脩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本義】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大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大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啓蒙

【集說】邵子曰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復得一爲二一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四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

【察】此節是說天道民故如此易有大極一節是說聖人作易以模寫之

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閒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卦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備矣○朱子語類云太極十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後方有○又云若說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又云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爲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爲八卦自八卦總爲四象自四象總爲兩儀自兩儀總爲太極以物論之易之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然太極之所以爲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爲道則不可然道不離乎陰陽也○陳氏淳曰太極只是渾淪極至之理非可以形氣言傳曰易有太極易只是陰

陽變化其所以爲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又曰三極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見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屬氣形去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爲一乃是指天地人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正指此也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此渾淪未判者而道又別懸空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惟理之極至所以古今人物通行惟古今人物通行所以爲理之極至更無二理也○胡氏居仁曰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義極是至當無以加也○鄭氏維嶽曰繫辭傳中乾坤多指奇耦二畫言三畫六畫皆此二畫之所生而坤又乾之所生乾者一而已一者太極也○徐氏在漢曰同一乾坤也以其一神則謂之太極以其兩化則謂之兩儀奇參耦中乾體而有坎象耦參奇中坤體而有離象故謂之四象乾體而有坎象則震艮之形成矣坤體而有離象則巽兌之形成矣故謂之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本義 有吉有凶是生大業 集說 俞氏琰曰八卦具而定吉凶則足以斷天下之疑矣吉凶定而生大業則有以成天下之務矣 案 聖人作易準天之道故陰陽互變而定爲八卦之象形效民之故故制爲典禮而推之生民之利用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本義 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勉也。夫幽隱深遠之情。吉凶未兆之事物。皆勉勉然願知之。然不能也。及蓍成卦。龜成兆也。雖神道之幽密。未來之吉凶。坐可觀也。是蓍龜成天下之勉勉也。○朱子語類問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卜筮成之也。○俞氏琰曰。賾謂雜亂。探者。抽而出之也。隱謂隱僻。索者。尋而得之也。深謂不可測鉤者。曲而取之也。遠謂難至。致

集說 侯氏行果曰。亹亹者。推而極之也。○趙氏玉泉曰。八卦定吉凶而生大業。蓍龜定吉凶而成亹亹。可見卦畫者蓍龜之體。蓍龜者卦畫之用。○吳氏曰。愼曰。上文易有太極四句。言作易之序。定吉凶生大業。言易之用。此節贊蓍龜之大用。而先之以五者。又與闔戶八句相應。

案 此節是合上文造化易書而通贊之。天地卽乾坤。四時卽變通。日月卽見象。不言形器者。下文有立成器之文。蓋在天者。示人以象而已。在地者。則民生器用之資。故上文制而用之。亦偏承形器而言也。此備物致用立成器之聖人。非富貴則不能。故中間又著此一句。明前文制而用之者。是治世之聖人也。至畫卦生蓍。乃是作易之聖人。總而敘之。則見作易之功。與造物者同符。與治世者相配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本義 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 集說 孔氏穎達曰河出圖洛出書如鄭康成之義則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爲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輔嗣之義未知何從○劉氏子翬曰河圖昧乎太極則八卦分而無統洛書昧乎皇極則九疇滯而不通○朱氏震曰天生神物謂蓍龜也天地變化四時也天垂象見吉凶日月也河圖洛書象數也則者彼有物而此則之也○郭氏雍曰河出圖而後畫八卦洛出書而定九疇故河圖非卦也包犧畫而爲卦洛書非字也大禹書而爲字亦猶箕子因九疇而陳洪範文王因八卦而演周易其始則肇於河圖洛書畫於八卦九疇成於周易洪範其序如此○胡氏炳文曰四者言聖人作易之由而易之所以作由於卜筮故以天生神物始焉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本義 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此第十一章專言卜筮 集說 游氏讓溪曰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變化之道即上文以通天下之志者也繫辭焉以盡其言故曰告即上文以定天下之業者也定之以吉凶則趨避之機決矣故曰斷即上文以斷天下之疑者也此結上數節之意 案 此上三章申君子居則觀其象一節之義首之以河圖次之以蓍策遡易之所因起是象變之本辭占之源

也中間遂備列四者爲聖人之道其又以辭爲之先者明學易從辭入也辭生於變變出於象象歸於占故其序如此辭變象占四者以其包含來物故謂之至精以其錯綜萬象故謂之至變以其无思无爲而感通萬故謂之至神其所以爲聖人之道者以其皆出於聖人之心也蓍德圓神至精也卽聖心之所以知來卦德方知爻義易貢至變也卽聖心之所以藏往蓍卦之寂然感通至神也卽聖心之所以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也以此洗心則爲聖人之德以此立教斯爲聖人之道故其易之所以作也明於天道則變化象形之類是也察於民故則制法利用之類是也因而寫之於易其兩儀四象八卦之交錯則變化象形具矣吉凶定事業起則制法利用寓矣於是託之蓍龜以前民用蓋與天地四時日月及崇高有位備物成器之聖人其道上下同流而未之有異也言易之道於此盡矣故復總言以結之天生神物結大衍之數也天地變化垂象結闔闢變通見象形器之類也河出圖洛出書結河圖數也易以蓍策而興以仰觀俯察而作而其發獨智者則莫大於龍馬之祥故其序又如此四象兼象變繫繫辭辭也定吉凶占也複說四者以起大有上爻之意而終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指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本義 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集說 侯氏行果曰此引大有上九辭以證之也大有上九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言人能依四象所示繫辭所告則天及人皆共祐之吉无

不利者也。○朱氏震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六五履信而思乎順。又自下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此明獲天人之理。然後吉无不利。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合天人者也。○柴氏中行曰。聖人興易以示天下。欲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捨逆取順。避凶趨吉而已。六十四卦中如大有上九辭之順道而獲吉者多矣。夫子於此再三舉之者。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辭。深見人順道而行。自與吉會之意。○何氏楷曰。取大有上九爻辭以結上文。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則孜孜尚賢之意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與第二章自天祐之語遙應。非錯簡也。

【案】何氏說是。然即是申釋第二章結語之意。非遙應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本義】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耦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宜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爲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荅處。正如此也。

【集說】崔氏憬曰。言伏羲仰觀俯察。而立八卦之象。以盡其意。設卦謂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情偽盡在其中矣。作卦爻之辭以繫伏羲立卦之象。象既盡意。故辭亦盡言也。○蘇氏軾曰。辭約而義廣。故能盡其言。○朱子語類云。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奇

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焉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既占則無所疑自然行得順便如言顯道神德行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意○又云歐公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爲其所當爲也○吳氏澄曰立象謂羲皇之卦畫所以示者也盡意謂雖無言而與民同患之意悉具於其中設卦謂文王設立重卦之名盡情偽謂六十四名足以盡天下事物之情辭謂文王周公之彖爻所以告者也羲皇之卦畫足以盡意矣文王又因卦之象設卦之名以盡情偽然卦雖有名而未有辭也又繫彖辭爻辭則足以盡其言矣設卦一句在立象之後繫辭之前蓋竟盡意之緒啓盡言之端也○梁氏寅曰意非言可盡則立象以盡意矣言非書可盡而又謂繫辭盡其言何也曰言止於是而已矣而意之無窮聖人故貴於象也故特首之曰立象以盡意○錢氏志立曰聖人之意不能以言盡而盡於立象此聖人以象爲言也因而繫辭凡聖人所欲言者又未嘗不盡於此

案立象朱子謂指奇耦二畫崔氏吳氏則謂是八卦之象似爲得之崔氏說又較明也變通鼓舞語類俱著占筮說然須知象辭之中便已具變通鼓舞之妙特因占而用爾故下文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皆是指象辭中之理有變有通非專爲七八九六之變也鼓舞即是下文鼓天下之動意○又案象足以盡意故因象繫辭足以盡言但添一焉字而意自明聖筆之妙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本義 緼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集說 胡氏瑗曰。此言大易之道。本始於天地。天地設立陰陽之端。萬物之理。萬事之情。以至寒暑往來。日月運行。皆由乾坤之所生。故乾坤成而易道變化建立乎其中矣。若乾坤毀棄。則无以見易之用。易既毀。則无以見乾坤之用。如是。乾坤或幾乎息矣。○張子曰。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蘇氏軾曰。乾坤之於易。猶日之於歲也。除日而求歲。豈可得哉。故乾坤毀則易不可見矣。易不可見。則乾爲獨陽。坤爲獨陰。生生之功息矣。○葉氏佩曰。乾位乎上。坤位乎下。乾坤成列。而易已立乎其中矣。四德之循環。萬物之出入。易與天地相爲無窮。必乾坤毀則无以見耳。若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案 此節及形而上者一節。皆是就造化人事說。以見聖人立象設卦之所從來。未是說卦畫著變。夫象以下方是說聖人立象設卦繫辭之事。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本義 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集說 孔氏穎達曰。陰陽之化。自然相裁。聖人亦法此而裁節也。○程子曰。形而上者爲道。形而

下者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也○又曰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張氏浚曰道形而上神則妙之器形而下體則著之道之與器本不相離散而在天地萬物之間者其理莫不皆然○王氏宗傳曰道也者无方无體所以妙是器也器也者有方有體所以顯是道也道外無器器外無道其本一也故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皆謂之形化而裁之則是器有所指別而名體各異故謂之變推而行之則是變無所凝滯而運用不窮故謂之通舉是變通之用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之各盡其所以相生相養之道故謂之事業○朱子語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

有道物必有則○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問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箇道曰是○方氏應祥曰此節正好體認立象盡意處乾坤象也而曰易之緼曰易立乎其中則意盡矣正以象之所在即道也是故字承上乾坤來形而上形而下所以俱言形者見得本此一物若舍此一字專言上者下者便分兩截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本義 重出以起下文 集說 陸氏績曰此明說立象盡意設卦盡情僞之意也○孔氏穎達曰下文極天下之動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爲此故更引其文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本義 卦卽象也辭卽爻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俞氏琰曰賾以象著卦有象則窮天下之至雜至亂無有遺者故曰極動以辭決使天下樂於趨事赴功者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故曰鼓

察 極天下之賾結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兩句鼓天下之動結繫辭焉以盡其言一句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本義 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此第十二章 集說 程子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程氏敬承曰上繫末章歸重德行下繫末章亦首揭出德行此之德行卽所謂乾坤易簡者乎○張氏振淵曰謂之變謂之通變通因化裁推行而有也存乎變存乎通化裁推行因變通而施也 察 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結變而通之以盡利一句神而明之以下結鼓之舞之以盡神一句上文化裁推行是

泛說天地間道理故曰謂之變謂之通此化裁推行是說易書中所具故曰存乎變存乎通言就易道之變處見得聖人化裁之妙就易道之通處見得聖人推行之善也神而明之神字即根鼓舞盡神來辭之鼓舞乎人者固足以盡神然必以人心之神契合乎易之神然後鼓舞而不自知此所謂神而明之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其所以能神明處

總論　胡氏炳文曰上繫凡十二章末乃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欲學者自得於書言之外也自立象盡意至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反覆易之書言可謂盡矣末乃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則易果書言之所能盡哉得於心爲德履於身爲行易之存乎人者蓋有存乎心身而不徒存乎書言者矣

案　此章蓋總上十一章之意而通論之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謂伏羲也書不盡言故因象而繫辭焉以盡其言謂文周也象之足以盡意者言之指陳有限而象之該括無窮也因象繫辭之足以盡言者象爲虛倣之象而該括無窮則辭亦爲假託之辭而包涵無盡也變通盡利者象所自具之理而所以定吉凶鼓舞盡神者辭所發揮之妙而所以成亹亹也其言乾坤者推象之所自來也有天地故有變化滯於形以觀之亦器焉而已超乎形以觀之則道之宗也因天地之變化而裁之則人事所由變也因其可通之理而推行之則人事所由通也自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業者此而已矣是以作易之聖觀乾坤之器而立象推其變通之用而設辭使天下後世欲裁化而推行者於是乎在其功可謂盛矣雖然象足以盡意而有畫前之易故貴乎默而成之也辭足以盡言而有言外之意故貴乎不言而信也此則所謂神而明之蓋學之不以觀玩之文而明之不以口耳之粗者也德行謂有得於易簡之理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五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本義 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集說 韓氏伯曰。夫八卦備天下之理而未極其變。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動用。則爻卦之義所存各異。故爻在其中矣。○朱子語類云。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已意思維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

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柴氏中行曰。八卦列成。則凡天下之象。舉在其中。不止八物。如說卦中所列皆是。○鄭氏曰。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而爻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本義 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

集說 虞氏翻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繫彖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孔氏穎達曰。上繫第二章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變化之道在剛柔相推之中。○蔡氏清曰。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一剛一柔盡之矣。二者之外。再無餘物也。故凡剛者皆柔之所推也。凡柔者皆剛之所推也。而易卦中亦只是剛柔二者而已。非剛則柔。非柔則剛。在剛皆柔之所推。在柔皆剛之所推。○蘇氏濬曰。動在其中。虞翻謂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此說極是。此動字。與下文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俱同。易之辭。原是聖人見天下之動而繫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此即動在其中之說。非當動卦爻之謂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本義 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集說 龔氏原曰。象者一卦之成體也。故天

下之賾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變。則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鼓天下之動。則動在其中矣。卦則兆於成列。而備於重。爻則兆於變。而備於動。故吉凶悔吝生焉。○蘇氏濬曰。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吉之先見。當其不動也。尚無所謂吉。又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而紛紜雜亂也。凶與悔吝始生於其間矣。

【案】此是覆說繫辭焉而命。動在其中之意。凡天下之吉凶悔吝。皆生於人事之動。故易中有吉凶悔吝之辭。而動在其中。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本義】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

【集說】朱氏震曰。爻有剛柔。不有兩則一不立。所以立本也。剛柔相變。通其變以盡利者。趣時也。趣時者。時中也。○張氏浚曰。剛柔相推。往來進退。爲變無常。而莫不因乎自然之時。故曰趣時。○朱子語類云。此兩句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爲柔。柔變爲剛。便是變通之用。○又云。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趣時。剛柔兩箇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胡氏炳文曰。卦有卦之時。爻有爻之時。立本者天地之常經。趣時者古今之通義。○梁氏寅曰。剛柔者立本。乃不易之體。即所謂闔戶闢戶也。變通者趣時。乃變易之用。即所謂往來不窮也。○蔡氏清曰。剛柔立本。所謂交易而對待者。變通趣時。所謂變易而流行者。

【案】此是覆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凡天地間之理。兩者對待。斯不偏而可以立本。兩者迭用。斯不窮而可以趣時。故易中剛柔相推而變在其中。

吉凶者貞勝者也。

本義 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本義 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集說 朱子語類云。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高氏萃曰。天常示人以易。地常示人以簡。雖陰不能以不慾。陽不能以不伏。而貞觀之理常自若也。日明乎晝。月明乎夜。雖中不能以不昃。盈不能以不食。而貞明之理常自若也。天下之動。進退存亡。不可以一例測。然而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同一揆也。惠迪之吉。從逆之凶。無二致也。是則造化人事之正常。即吉凶之貞勝。豈可以二而求之哉。

案 自吉凶貞勝至此。爲一節。又承吉凶悔吝生乎動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貞勝之義。張子以爲以正爲勝。朱子以爲二者常相勝。今玩文義。當爲以常爲勝。蓋天下容有善而遇凶。惡而獲吉者。然非其常也。惠迪吉。從逆凶。乃理之常。故當以常者爲勝。如天地則以常者觀示。日月則以常者照臨。偶有變異。不足言也。天下之動。豈不常歸於一理乎。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本義 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集說 韓氏伯曰。確。剛貌也。隤。柔貌也。乾坤皆恆一其德。故

簡易也。

案此節又承剛柔立本變通趣時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乾坤者剛柔之宗也乾坤定位而變化不窮矣然其所以立本者一歸於易簡之理所謂天有顯道厥類維彰萬古不易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本義 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耦卦之消息所以效而像之。

案 爻也者效此是結吉凶悔吝生乎動而貞夫一之意象也者像此是結剛柔變通而歸於易簡之意。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本義 內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

集說 韓氏伯曰功業由變以興故見乎變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也。張子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吳氏澄曰聖人與民同患之情皆於易而著見聖人之道而獨歸重於辭蓋此篇爲繫辭之傳故也。

案 爻象者動而無形故曰內吉凶者顯而有迹故曰外非專以蓍筮言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本義 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此第一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集

說　陸氏績曰人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蓋取聚人之本矣○崔氏憬曰言聖人行易之道當須法天地之大德寶萬乘之大位謂以道濟天下爲寶是其大寶也夫財貨人所貪愛不以義理之則必有敗也言辭人之樞要不以義正之則必有辱也百姓有非不以義禁之則必不改也此三者皆資於義以此行之得其宜也故知仁義聖人寶位之所要也○張子曰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朱氏震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聖人成位乎兩間者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參天地義所以爲仁非二本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王氏宗傳曰聖人所以配天地而王天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仁德之用也義所以輔仁也理財如所謂作網罟以佃漁作耒耜以耕耨致民聚貨以交易之類是也正辭如所謂易結繩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也禁民爲非如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剡矢弦弧以威天下是也○朱子語類云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項氏安世曰聖人之仁即天地之生大寶曰位即崇高莫大乎富貴也自此以下以包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氏實之皆聖人之富貴者也財者百物之總名皆民之所利也理財謂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所以利之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利之所在不可不導之使知義也禁民爲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導者也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之政盡於此三者矣其德意之所發主於仁民義者仁之見於條理者也○眞氏德秀曰案易之並言仁義者此章及說卦立天之道章而已在天地則曰生在聖人則曰仁仁之義蓋可識矣○李氏心傳曰蔡邕云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則漢以前已用此仁字矣

總論　孔氏穎達曰此第一章覆釋上繫第二章象爻剛柔吉凶悔吝之事更具而詳之

【案】此章與上傳第二章相應。故上傳第三章以後皆申說第二章之意。下傳則自第二章之後皆申說此章之意也。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即所謂設卦觀象也。因爻象中剛柔相推之變。而繫之吉凶悔吝之辭。即所謂繫辭焉而明吉凶也。此四句。由象以及於辭者。作易之序也。下文又由辭之吉凶悔吝而推本於剛柔之象。蓋傳本爲繫辭而作。而下傳尤詳焉。故其立言如此。吉凶悔吝。由動而生者。蓋以剛柔迭運。變而從時故也。吉凶之遇。參差不齊。然以常理爲勝。而天下之動可一者。以剛柔變化。不離乾坤。乾易坤簡。而天下之理得故也。爻象動乎內四句。又總而結言之。天地大德一節。本義原屬此章。然諸儒多言宜爲下章之首。蓋下章所取十三卦。無非理財正辭禁非之事。其說可從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本義】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集說】朱氏震曰。自此以下。明天下利者。無非有取於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守位也。○王氏申子曰。伏羲氏繼天立極。畫八卦以前民用。後之聖人。相繼而作。制爲相生相養之具。皆所以廣天地生生之德。自網罟至書契是也。○蔡氏清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二句。一是精。一是粗。一是性情。一是形體。其下十三卦所尚之象。一皆出此。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本義 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集說 孔氏穎達曰。案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體。韓氏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胡氏瑗曰。蓋者。疑之辭也。言聖人創立其事。不必觀此卦而成之。蓋聖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於此之卦象也。非準擬此卦而後成之。故曰蓋取。

纂 孔氏所議韓氏是也。且六十四卦名。是文王所命。包犧之時。但有八卦名象而已。黃農堯舜。不應便取卦名。經文蓋取之云。雖曰假託。不必拘泥。然亦不應大段疎脫也。○古者網羅所致。曰離。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又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羅。二體皆離。上下網羅之象。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本義 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集說 蔡氏淵曰。耜。耒首也。斷木之銳而爲之。耒。耜柄也。揉木使曲而爲之。○吳氏澄曰。益上巽二陽。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象耜之在地下而動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本義 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爲市。嗑爲合也。

集說 耿氏南仲曰。有菽粟禽魚者。或不足乎禽魚。有菽粟者。或不足乎菽粟。罄者無所取。積者無所散。則利不布。養不均矣。於是日中爲市焉。日中者。萬物相見之

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遷其有無。則得其所矣。○鄭氏東卿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案 離爲日中。震爲動出。當日中而動出。市集之象。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本義 乾坤變化而无爲。

集說 郭氏雍曰。垂衣裳而天下治。無爲而治也。無爲而治者無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王氏申子曰。神農以上。民用未滋。所急者食貨而已。此聚人之本也。及黃帝堯舜之世。民用日滋。若復守其樸略。則非變而通之之道。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由之而不倦。神其化。使民宜之而不知。凡此者。非聖人喜新而惡舊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之道然也。○吳氏澄曰。風氣漸開。不可如樸略之世。此窮而當變也。變之則通。而不窮矣。其能使民喜樂不倦者。以其通之之道。神妙不測。變而不見其迹。便於民而民皆宜利之故爾。○俞氏琰曰。時當變則變。不變則窮。於是乎有變而通之。通之之道焉。變而通之。所以趣時也。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夫唯其數窮而時將變。聖人因而通之。則民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漸相忘於不言之中者。化也。○蔡氏清曰。時之當變也。而通其變。然其所以變通之者。非聖人強用其智慮作爲於其間也。因其自然之變。而以自然之理處之。是謂神而化之也。神而化。卽其變

通之妙於無爲也。○蘇氏濬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於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爲善發羲皇之精蘊也。

案守舊則倦。更新則不宜。凡事之情也。變其舊使民不倦者。化也。趨於新使民咸宜者。神而化之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本義 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

集說 九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若風。舟楫之象也。○何氏楷曰。近而可以濟不通。遠而可以致遠。均之爲天下利矣。取諸渙者。其象巽木在坎水之上。故彖曰利涉大川。象傳曰乘木有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本義 下動上說。

集說 董氏眞卿曰。平地任載之大車。載物之多者。則服牛以引重。田車兵車乘車之小車。載人而輕者。則乘馬以致遠。

案 外說內動。象牛馬之奔於前而車動於後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本義 豫備之意。

集說 楊氏文煥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又不可無禦之之術。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無自而至。○俞氏琰曰。坤爲闔戶。重門之象也。震動而有聲之木。擊柝之象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

諸小過。

本義 下止上動。集說 丘氏富國曰。以象言之。上震爲木。下艮爲土。震木上動。艮土下止。杵臼治米之象。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本義 睽乖然後威以服之。集說 朱氏震曰。知耒耜而不知杵臼之利。則利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杵臼之利。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之利。○徐氏幾曰。其害之大者。以重門擊柝不足以待之。故必有弧矢以威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本義 壯固之意。集說 司馬氏光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屋脊檁也。宇椽也。棟直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俞氏琰曰。聖人之於物。有爲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爲之。所以貽於後也。古有是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所以革於前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集說 司馬氏光曰。宇健於下。大壯之象也。○蔡氏淵曰。棟宇檁椽也。

察 離。威也。兌。說也。威而以說行之。所謂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本義 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案 棺槨者。取木在澤中也。又死者以土爲安。故入而後說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本義 明決之意。○此第二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集說 耿氏南仲曰。已前不言古。與上不同者。蓋未造此器之前。更無餘物之用。故不言上古也。以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別有所用。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

案 兌爲言語。可以通彼此之情。書之象也。乾爲健固。可以堅彼此之信。契之象也。

總論 吳氏澄曰。十三卦之制作。自畫卦而始。至書契而終。蓋萬世文字之祖。肇於畫卦。而備於書契也。

案 此章中第一章變通趣時而原於易簡之意。蓋在天地則爲剛柔。在人則爲仁義。仁義者立本者也。因風氣之宜而通其變。則其所以趣時者也。法始於伏羲。成於堯舜。故自八卦既畫而可以周萬事之理。凡網罟耒耜至於書契。莫非易理之所有也。觀其窮而變。變而通。則趣時之用不窮。然其神而化之。無爲而民安焉。則易簡之理。惟一。故其取諸諸卦者。取諸其趣時也。而其取諸乾坤者。取諸其易簡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本義 易卦之形。理之似也。集說 干氏寶曰。言是故。又總結上義也。○崔氏憬曰。上明取象以制器之義。故以此重釋於象。言易者象於萬物。象者形像之象也。○吳氏澄曰。此章之首第一節。總叙以起下文。自包

犧至書契言制作之事而以是故總結之謂易卦皆器物之象象者像似之義聖人制器皆與卦象合也

案凡章首不用是故字曰是故者承上結上之辭也諸儒以此句爲上章結語者似是

象者材也

本義 象言一卦之材

集說 韓氏伯曰象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

案 材者構屋之木也聚衆材而成室象亦聚卦之衆義以立辭故本義謂象言一卦之材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本義 效放也

集說 胡氏瑗曰爻有變動位有得失變而合於道者爲得動而乖於理者爲失人事之情僞物理之是非皆在六爻之中所以象天下之動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本義 悔吝本微因此而著○此第三章

集說 保氏八曰象者言一卦之材所以斷一卦之吉凶悔吝爻者言一爻之動所以斷一爻之吉凶悔吝○何氏楷曰吉凶在事本顯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故曰著悔有改過之意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原其始而言吉凶生於悔吝要其終而言則悔吝著而爲吉凶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本義 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本義 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集說 韓氏伯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陳氏埴曰。二耦一奇。卽奇爲主。是爲陽卦。二奇一耦。卽耦爲主。是爲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案 陽卦奇。陰卦耦。言陽卦主奇。陰卦主耦也。須如韓氏陳氏之說。乃與下文相應。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本義 君。謂陽。民。謂陰。○此第四章。 集說 朱氏震曰。陰陽二卦。其德行不同何也。陽卦一君而徧體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爲君子之道。陰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爲小人之道。○吳氏曰。愼曰。陽卦固主陽也。而陰卦亦主陽。可見陽有常尊也。

案 此章是釋彖者材也之義。而原其理於一也。自八卦始成而分陰分陽。一奇則爲陽卦者。以其一君二民。是君之權出於一。君爲主也。君爲主。則君子之道行。故曰君子之道。一耦則爲陰卦者。以其二君一民。是君之權出於二。反若民爲主也。民爲主。則小人之道行。故曰小人之道。古今言易者。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蓋以爲善惡淑慝之稱焉。豈知陰陽不可以相無。如有君不可以無民。烏有善惡淑慝之分哉。惟其君之道。一而有統。則民之衆。翕然從令。豈非君子之道乎。若君之道。二而多門。則民之卑。各行其私。豈非小人之道乎。善惡淑慝。由此而生。吉凶治亂。由此而起。蓋自三畫之卦而已具此象矣。以此例而推之六畫之卦。則如復師謙豫比剝一陽爲主。皆君子之道也。姤履夬一陰爲主。皆小人之道也。惟同人之二。大有之五。不以爲小人者。以其居中能

同乎陽有乎陽也小畜之四亦不以爲小人者以其得位能畜乎陽也究之以陽爲主也又以其義例變而通之則不特一陰一陽者爲主而已凡陽之居內而得時者皆爲主也臨泰之類是也凡陰之居內而得時者皆爲主也遯否之類是也凡陽卦居內而爲主者治陰卦居內而爲主者亂泰否損益之類是也凡陽卦居內而先陰者正陰卦居內而先陽者邪隨蠱漸歸妹之類是也或不取內外而取上下以爲貴賤或不取先後而取尊卑以爲倡隨或以陰爲臣道而能順陽爲善或以陰爲君道而能應陽爲美要之其尊陽之意則一而已矣夫子以八卦發凡使人於六十四卦之義推而通之也此卽一卦之材而彖之所取故曰彖者材也其歸則陽道不可以有二故曰理之一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本義　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

集說　韓氏伯曰天下之動必歸於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孔氏穎達曰此一之爲道爲可尚結成前文陽卦以一爲君是君子之道也○徐氏幾曰塗雖殊而歸同則往來自不容無而加之憧憧則私矣慮雖百而致一則思亦人心所當有而局於朋從則狹矣○蔡氏清曰天下感應之理本同歸也但事物則千形萬狀而其塗各殊耳天下感應之理本一致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而所發之慮亦因之有百耳夫慮雖百而其致則一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是其此感彼應之理一出於自然而然而不必少容心於其間者吾之應事接物一惟順其自然之理而已矣天下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本義 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集說 張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朱子語類云。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之所不能無。但憧憧則不可。

案 夫子引此爻。是發明貞一之理。故亦從天地日月說來。日月有往來。而歸於生明。所謂貞明者也。寒暑有往來。而歸於成歲。所謂貞觀者也。天下之動。有屈有信。而歸於生利。順理則利也。所謂貞夫一者也。言天地則應在日月之前。言寒暑則應在日月之後。何則。四時者。日月之所爲也。觀豫恆象傳及繫傳首章。皆不以四時先日月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本義 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覆明上往來相感。屈信相須。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言信必須屈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此存身。言動必因靜也。聖人用精粹微妙之義。入於神化。寂然不用。乃能致其所用。先靜後動。是動因靜而來也。利已之

用安靜其身可以增崇其德此亦先靜後動動亦由靜而來也○朱子語類云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的却不必思致用的是事功是效驗○俞氏琰曰精研義理無豪釐之差而深造於神妙所以致之於用也見於用而利施於身而安所以爲崇德之資也精義入神內也致用外也自內而達外猶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即外以養內亦猶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蔡氏清曰利用如何以崇其德蓋外邊事事都能迎刃解將去則胸中所得益深所造亦遠矣精義以致知言義者事理之宜也入神只謂到那不容言之妙處利用以行言利用故安身若其用有不利則亦不能在在皆安而泰然處之矣蓋躬行心得自是相關之理○吳氏一源曰人皆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養靜以一動無感以待感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本義 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

集說 孔氏穎達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二者皆人理之極過此二者以往則微妙不可知窮極微妙之神曉知變化之道乃是聖人德之盛極也○張子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豫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又曰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

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淺深○朱子語類云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又云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又云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信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乎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作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蔡氏清曰未之或知者不容於有思不容於有爲也

神以存主處言化以運用處言其神化者亦豈出於精義利用之外哉其始有待於思爲則曰精義利用其終無待於思爲則曰窮神知化所造有淺深理則無精粗也○張氏振淵曰未有下學功夫不到而頓能上達者神化功夫正在精義利用作起此正實落下手處即造到神化地位不過精義利用漸進漸熟耳德盛不是就窮神知化上贊他德之盛惟德盛方能窮神知化

案精義入神則所知者精深窮理之事也利用安身則所行者純熟盡性之事也窮神則不止於入神其心與神明相契者也知化則不止於利用其事與造化爲徒者也至命之事也窮理盡性學者所當用力至命則無所用其力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案此章是釋爻者效天下之動之義而原其理於一也自此以下十一爻皆是發明此意而此爻之義尤爲親切蓋感應者動也不可逐物憧憧而惟貴於貞固其心者一也所

以然者。此心此理。一致同歸。本不容以有二也。故首以此爻而以致一恆心兩爻終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本義 釋困六三爻義。集說 朱子語類云。有著力不得處。若只管著力去作。少間去作不成。他人便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名。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

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本義 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集說 韓氏伯曰。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無結閡之患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本義 此釋噬嗑初九爻義。集說 馮氏椅曰。不以不仁爲恥。故見利而後勸。不以不義爲畏。故畏威而後懲。於不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本義 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集說 董氏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吳氏曰愼曰惡以已之所行者言罪以法之所麗者言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本義 此釋否九五爻義 集說 孔氏穎達曰所以今有傾危者由前安樂於其位自以爲安故致今日危也所以今日滅亡者由前保有其存恆以爲存故今致滅亡也所以今有禍亂者由前自恃有其治理恆以爲治故今致禍亂也是故君子今雖獲安心恆不忘傾危之事國雖存心恆不忘滅亡之事政雖治心恆不忘禍亂之事心恆畏懼其將滅亡其將滅亡乃繫于包桑之固也○谷氏家杰曰養尊處優曰安宗社鞏固曰存綱舉目張曰治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

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本義 此釋鼎九四爻義。

集說 張氏浚曰。自昔居台鼎之任。德力況俱不足者乎。有德而無知。則不足以應變。有知而無力。則不足以鎮浮。若夫德之不立。雖有知力。亦無以感格天人。而措天下於治矣。○錢氏時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史。且猶不苟。況三公乎。爲君不明於所擇。爲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本義 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

集說 孔氏穎達曰。動謂心動。事動。初動之時。其理未著。唯纖微而已。已著之後。則心事顯露。若未動之先。又寂然頓無。幾是離無入有。在有無之際。故云動之微也。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無復有凶。故特云吉也。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無。○崔氏憬曰。此爻得位於中。於豫之時。能順以動而防於豫。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雖暫豫樂。以其見微

而不終日則能貞吉斷可知矣○張子曰知幾者爲能以屈爲信○朱子語類云上交貴於恭遜恭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又云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項氏安世曰諂者本以求福而禍常基於諂瀆者本以交驩而怨常起於瀆易言知幾而孔子以不諂不瀆明之此眞所謂知幾者矣欲進此道唯存察之密疆界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歸之於介如石者與○何氏楷曰知微知彰微而能彰介于石也知柔知剛柔而能剛不終日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本義 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 **集說** 虞氏翻曰復以自知自知者明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侯氏行果曰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則速改故無大過○朱子語類云或以幾爲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作近字說○又云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項氏安世曰於微而知其彰於柔而知其剛蓋由用心之精燭理之明是以至此欲進此者當自顏子始豪釐絲忽之過一萌於方寸之間可謂微矣而吾固已瞭然而見之可謂柔矣而吾已斬然而絕之此章內十一爻雖各爲一段而意皆相貫此爻尤與上文文意相關○陸氏振奇曰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眞知得也在豫貴守之固故曰貞吉在復貴覺之早故曰元吉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本義 絪緼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 集說 侯氏曰此明物情相感當上行果法絪緼化醇致一之道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本義 此釋益上九爻義○此第五章 集說 項氏安世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无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又曰以易對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郭氏鵬海曰事不順理從欲惟危爲危以動心知非理自覺惶恐爲懼以語恩非素結信非素孚爲无交而求

總論 葉氏良佩曰下十爻皆承咸九四而言○吳氏一源曰咸後十爻皆發明理之貞一而不必憧憧耳往來屈信無二致也天地所以成造化聖人所以臻造化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故知動靜之一致則能藏器而時動知小大之一致則能謹小以无咎知安危之一致則能危以保其安知顯微之一致則能見幾而作不遠而復知損益之一致則能損而得友彼非所困而困非所任而任忽小而惡積求益而或擊皆昧於屈信

之義以取凶耳。

案此上三章。申吉凶效動而歸於貞一之理。第三章統論彖爻也。第四章舉彖所以取材之例。第五章舉爻所以效動之例也。蓋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故凡卦之以陽爲主。而陽道勝者。皆大卦也。以陰爲主。而陰道勝者。皆小卦也。其原起於八卦之分陰分陽。故爲舉彖取材之例也。三百八十四爻。正靜則吉。邪動則凶。故困三解上相反也。噬嗑之初上相反也。否五鼎四相反也。豫二復初相似也。損三益上相反也。其義皆統於咸之四。故爲舉爻效動之例也。夫陰陽並行。而以陽爲君。則所以歸其權於君者一矣。動靜相循。而以靜爲主。則所以專其事於主者一矣。何則。理一故也。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本義 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集說 荀氏爽曰。陰陽相易出於乾坤。故曰門。○葉氏良佩曰。此章論文王繫辭之義。故首節先本伏羲卦畫而言之。○何氏楷曰。有形可擬。故曰體。有理可推。故曰通。體天地之撰。承剛柔有體言。兩體字相應。通神明之德。承陰陽合德言。兩德字相應。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本義 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

以爲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集說 九家易曰名謂卦名陰陽雖錯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踰越。侯氏行果曰易象考其事類但以吉凶得失爲主則非淳古之時也故云衰世之意耳言邪示疑不欲切指也。朱子語類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下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又云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本義 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

集說 郭氏雍曰當名卦也辨物象也正言彖辭也斷辭繫之以吉凶者也。朱子語類云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又云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粗的然皆出於道義之蘊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吳氏澄曰彰往即藏往也謂明於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理察來即知來也謂察於民之故而察知未來之事微顯即神德行也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所以微其顯闡幽即顯道也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所以闡其幽。蔡氏清曰人事粗迹也易書有以微之蓋於至著之中寓至微之理也天道至幽也易書有以闡之蓋以至微之理寓於至著之象也。

案 彰往察來微顯闡幽承首節伏羲卦畫言當名辨物正言斷辭承次節文王卦名言而因及乎辭也彰往察來即所謂體天地之撰微顯闡幽即所謂通神明之德當名者即所謂稱名雜而不越也命名之後又復辨卦

中所具之物。以繫之辭而斷其占。則所謂象也。文王因卦畫而爲之名辭。故曰開而有畫無文。易道未開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本義 肆。陳也。貳。疑也。○此第六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集說 程氏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貳之。有失得故貳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於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此其所以爲衰世之意邪。

案 稱名小。取類大。以卦名言。旨遠辭文。以象辭言。其言曲而中。又申旨遠辭文之意。旨遠則多隱約。故曲也。辭文則有條理。故中也。其事肆而隱。又申名小類大之意。名小則事物畢具。故肆也。類大則義理包涵。故隱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此章專論易之象辭。易不過乾坤二畫。乾坤卽陰陽剛柔也。凡易之辭。其稱名取類。千彙萬狀。大要不越於二者。而其所以繫辭之意。則爲世衰道微。與民同患。不得已而盡言之耳。此斷辭之所以作也。斷辭卽象辭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本義 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象辭。易道復興。

集說 孔氏穎達曰。易之爻卦之象。則在上古伏羲之時。但其時理尚質素。直觀其象。足以垂教。中古之時。事漸澆浮。非象可以爲教。故爻卦之辭起於中古。此之所論。謂周易也。身旣憂患。須垂法以示於後。以防憂患之事。○吳氏澄曰。羲皇之易。有畫而已。三

畫之卦雖有名而六畫之卦未有名文王始名六畫之卦而繫之以辭易道幾微至此而復興也卦名及辭皆前此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作易在羑里時故云其有憂患乎蓋於名卦而知其有憂患也下文舉九卦之名以見其憂患之意○谷氏家杰曰憂患二字以憂患天下言乃吉凶同患意民志未通務未成聖人切切然爲天下憂患之於是作易故易皆處憂患之道○何氏楷曰聖人之憂患者憂患天下之迷復也乃其處困又何憂患焉是故易者所以憂患天下之憂患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本義 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恆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則濫德於是別也○干氏寶曰柄所以持物謙所以持禮者也○朱子語類問巽何以爲德之制曰巽爲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陸氏九淵曰上天下澤尊卑之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履德之基謂以行爲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積有而不居爲謙謙者不盈也盈則其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

則德乃日積故曰德之柄既能謙然後能復復者陽復爲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於物也知物之爲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適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恆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德之固也君子之脩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脩也善日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患難難處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井以養人利物爲事君子之德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則全體不窮有辨夫然可以有爲有爲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汙者如一也方一曲之士非盛德之事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汙者如一也禹稷顏子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陳氏琛曰德之基就積行上說德之本就心裏說要當有辨德之固是得基寸守寸得尺守尺德之地則全體不窮有辨亦要有辨積累○盧氏曰基與地有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跟積累可由此而上地是凝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本義 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恆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集說 韓氏伯曰和而不至從物者也和而能至故可履也微而辨之不遠復也雜而不厭是以能恆刻損以脩身故先難也身脩而無患故後易也有所興爲以益於物故曰長裕因物興務不虛設也○程子曰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也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爲僞也○朱子語類云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

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陸氏九淵曰履和而至兌以柔悅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上澤處下理之至極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尊自耀自尊則人必賤之自耀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晦自卑則人尊之自晦則德益光顯復小而辨於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隱必察其爲物所誘與否不辨於小則將致悔咎矣恆雜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酬酢事變非一人情於此多至厭倦是不恆其德者也能恆者雖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凡抑損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既損抑以歸於善則順乎本心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故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侈張也有侈大不誠實之意如是則非所以爲益也困窮而通不脩德者遇窮困則隕穫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井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衆無有不及故曰遷巽稱而隱巽順於理故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迹可見故隱

案 復小而辨於物陸氏蓋用韓氏之說與朱子異然朱子之義爲精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本義 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此第七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集說 虞氏翻曰禮和爲貴故以和行也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恆立不易方故一德也○歐陽氏脩曰君子者天下係焉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耳自益遷善而改過耳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

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豈止一身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矣。○朱子語類問巽以行權。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爲風。如風之入物。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又云。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無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又云。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作底事物。若顯然地作。却不成行權。○陸氏九淵曰。履以和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則和矣。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節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無與焉。恆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損以遠害。如忿慾之類。爲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已。能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特君子不取。必乎此也。益以興利。有益於已者爲利。天下之有益於已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善。故曰興利能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在君子無加損焉。有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於困厄之時。必推致其命。吾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之義。不必窮厄患難及已也。凡道有所不可行。皆困也。君子於此。自反而已。未嘗有所怨也。井以辨義。君子之義在於濟物。於井之養人可以明君子之義。巽以行權。巽順於理。如權之於物。隨輕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定而悖理也。九卦之列。君子脩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也。故詳復贊之。○王氏應麟曰。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何氏楷曰。以用也。履者禮也。用禮以約之。而制作始和。此履所以爲德之基也。所貴乎禮者。以其爲德之品節也。然惟讓爲禮之實。不讓不爲禮。故用謙以制之。此謙所以爲德之柄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此章亦論彖辭。凡彖辭之體。皆先釋卦名。次言兩卦之體。末推卦用。故此章之序亦然。以爲觀彖者之法也。○胡氏炳文曰。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恆至損益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

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後八卦而爲下經之恆。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復爲上經之乾。上下經對待。非偶然者。○葉氏良佩曰。此章三陳九卦。專言卦也。易道屢遷一章。專言爻也。

案 此上二章。申象之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也。六十四卦之象。皆以乾坤交錯而成。中涵天地變化之道。鬼神微妙之德。是所謂動乎內者也。及聖人命之以名。繫之以辭。於是吉凶之義。昭然見矣。六十四卦之名。或曰伏羲所命。或曰文王所命。蓋自夫子之時而已疑也。但以其所取事類觀之。知其非上古淳質時所有。則爲文王命名。可以理推。名當則卦爻之物可辨。因正言其是非。而吉凶之辭可斷。向之體天地之撰。而有以彰往察來。通神明之德。而有以微顯闡幽者。至是而大備矣。名雜而不越。故所稱者小。而義則大。象所以發其蘊也。故寓意深遠而辭則文。指遠辭文。故言雖曲而中。名小類大。故事雖肆而隱。蓋由於世衰民疑。而將以濟其行。故非探賾索隱。無以盡其變也。非周事體物。無以悟其心也。夫吉凶者失得之報而已矣。故下九卦遂言聖人之所處。以示觀象之例。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本義 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集說 侯氏行果曰。居則觀象。動則玩占。故不可遠也。○孔氏穎達曰。六位言虛者。位本無體。因爻始見。故稱虛也。○邵子曰。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

也。○朱子語類云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蔡氏淵曰屢遷謂爲道變通而不滯乎物自易之爲書至屢遷此總言爲書爲道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故以虛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變无常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而已。○吳氏曰慎曰不可爲典要變無方也既有典常理有定也故曰易者變易也不易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本義 此句未詳疑有脫誤。集說 韓氏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內之戒也。○潘氏夢旂曰易雖不可爲典要而其出入往來皆有法度而非妄動也故卦之外內皆足以使人知懼。○蔡氏清曰卦爻所說者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也皆必以其法法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使人入而在內出而在外皆知有法而不敢妄爲是使知懼也知懼必以度。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本義 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集說 虞氏翻曰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蘇氏軾曰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怠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致之之故。○朱氏

震曰。又明於已之所當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无有師保教訓而嚴憚之。有如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之情也。○趙氏振芳曰。不特使人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諄諄然與民同患。與民同憂。不止如師保之提命。且直如父母之儼臨。愛之無所不至。慮之無所不周。故訓之無所不切也。

案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朱氏趙氏之說甚善。蓋上文言出入以度。則人知畏懼。嚴憚之如師保。及觀其示人憂患之故。懇切周盡。使聞之者。不知嚴憚而但感其慈愛。此聖人之情。所以爲至也。无有者。非無師保也。人之意中。无有師保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本義 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此第八章。

集說 虞氏翻曰。其出入有度。故有典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謂之德行。故不虛行也。○孔氏穎達曰。雖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尋其初。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邵子曰。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爲典要。變也。○龔氏煥曰。既曰不可爲典要。又曰既有典常。不可爲典要者。以剛柔之變易無常者言也。既有典常者。以卦爻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言也。剛柔變易之無常。所以卦爻一定而不可易。而一定不易之理。未嘗不行於剛柔變易之中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此章專論易之爻辭。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二句。一章大指。自變動不居至惟變所適。言屢遷也。自出入以度至道不虛行。言不可遠也。惟其屢遷。故虛而無常。不可爲典要。惟其不可遠。

故有度有方。有典有常。而不可虛。方其率之也。則謂之辭。及其行之也。則謂之道。辭之所指。卽道之所遷也。人能循其不可遠之理。則屢遷之道得矣。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本義 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集說 韓氏伯曰。質。體也。卦兼始終之義也。○孔氏穎達曰。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雜錯。唯各會其時。各主其事。○吳氏澄曰。質謂卦之體質。文王原卦義之始。要卦義之終。以爲卦之體質。各名其卦而繫彖辭也。爻之爲言交也。周公觀六位之交錯。唯其六爻之時。各因其義而繫爻辭也。此章言六爻而六爻統於彖。故先言彖。乃說六爻也。○谷氏家杰曰。此章雖兼卦爻。實以卦引起爻。專重在爻上。○何氏楷曰。此章統論爻畫。而歸重於彖辭。說易之法。莫備於此。易之爲書。綱紀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後成卦。一畫不似。便成他局。聖人之繫卦爲之推原其始。要約其終。彌綸全卦之理。如物之有體質。至於繫爻。則惟相其六位之時而導之宜。因其陰陽之物而立之像。然其大指要不過推演彖辭之意。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本義 此言初上二爻。集說 干氏寶曰。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孔氏穎達曰。初辭擬之者。覆釋其初難知也。以初時擬議其始。故難知也。卒成之終者。覆釋其上易知也。言上是事之卒

了。而成就終竟。故易知也。○吳氏澄曰。初與終爲對。擬之與卒成之爲對。兩句文法顚倒相互。

【案】講家以難知易知屬學易者。擬之卒成屬作易者。然聖人作易。六爻之條理渾成於心。豈有難易哉。故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兩句。是申上兩句。皆當屬學易者說。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本義】此謂卦中四爻。

【案】雜字撰字辨字。亦當屬學易者說。雜者。參錯其貴賤上下之位也。撰者。體察其剛柔健順之德也。德位分而是非判矣。辨者。剖別之於象。以考驗之於辭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本義】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集說】蘇氏軾曰。彖者常論其用事之所用者也。○吳氏澄曰。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總言六爻。此一節又總言六爻而歸重於彖。蓋爲結語。與章首起語相始終。

【案】彖辭之繫。文王蓋統觀六爻以立義者。如屯則以初爲侯。蒙則以二爲師。師則以二爲將。比則以五爲君。其義皆先定於彖。爻辭不過因之而隨爻細別耳。其爻之合於卦義者吉。不合於卦義者凶。故彖辭爲綱領。而爻其目也。彖辭爲權衡。而爻其物也。總之於綱。則目之先後可知。審之於權衡。則物之輕重可見。夫子彖傳既參錯六爻之義以釋辭。示人卦爻之不相離矣。於此又特指其要而切言之。讀易之法。莫先於此。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本義　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

集說　崔氏憬曰此重釋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四皆陰位陰之爲道近比承陽故不利遠矣二遠陽雖則不利其要或有无咎者以柔居中異於四也○蘇氏軾曰近於五也有善之名而近於君則懼矣故二之善宜著四之善宜隱○程氏迥曰易以六居五以九居二爲卦十有六雖爲時不同其十有五皆吉謂人君柔中虛已而任剛德之臣其臣亦以剛中應之也○吳氏澄曰二與四同是陰位若皆以柔居之則六二六四同是以柔居陰故曰同功然其位則有遠近之異五者一卦之尊位故遠近皆自五而言二與五應爲遠四與五比爲近以位之遠近有異而其善亦不同遠者意氣舒展而多譽近者勢分逼迫而多懼多者謂不盡然而若此者衆爾近也二字釋四多懼謂四之所以懼不能如二之多譽者蓋迫近尊位不得自安故也柔之爲道以下釋二多譽柔不能自立近者有所依倚遠者宜若不利二遠於五而其歸得以无咎者以其用柔而居下卦之中也○何氏楷曰月遠日則光滿近則光微此多譽多懼之說也

案　吳氏說亦詳密但以二之譽四之懼專爲以柔居柔者三之凶五之功專爲以剛居剛者則於經意猶偏蓋聖人之言舉其一隅則可以三隅反多譽多懼以二四之位言不論剛柔居之皆多譽多懼也多凶多功以三五之位言亦不論剛柔居之皆多凶多功也下文言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則可見二雖多譽而九二尤善於六

二四既多懼而九四尤甚於六四也又言其柔危其剛勝邪則可見三雖多凶而九三猶善於六三五雖多功而六五猶讓於九五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爲六二言而九二在其中併六四九四皆在其中其柔危爲六三言而九三在其中併六五九五亦在其中此聖言之所以妙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本義　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此第九章

集說　侯氏行果曰三五陽位陰柔處之則多凶危剛正居之則勝其任言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崔氏憬曰三處下卦之極居上卦之下而上承天子若無含章之美則必致凶五既居中不偏貴乘天位以道濟物廣被寰中故多功也○吳氏澄曰三與五同是陽位若皆以剛居之則九三九五同是以剛居陽故曰同功然其位則有貴賤之異賤者剛居剛爲太過而多凶貴者剛居剛爲適宜而多功二多譽四多懼之上有其善不同一句而三多凶五多功之上無之者譽懼雖不同而皆可謂之善凶則不可謂善矣故不言也貴賤之等也五字釋三多凶謂三之所以凶不能如五之功者蓋貴賤有等賤者不與貴者同故也其柔危以下釋五多功五爲尊位以柔居之則不勝其任而危惟剛居之則能勝其任而有功也○胡氏炳文曰其柔危其剛勝專爲三言也○蔡氏清曰或遠或近或貴或賤此所謂爻有等故曰物者是爲雜物或柔中或不中或多譽或多懼或多凶或多功又或柔危而剛勝此所謂撰德也而辨是與非舉具其中矣

案　柔危剛勝吳氏以爲指五胡氏以爲指三侯氏兼之須分別融會乃得經意

總論　何氏楷曰。章末覆舉中爻所以略初上不言者。蓋初上非用事之地。故所重在時位。中四爻用事之地。故惟重在德行也。若夫卦主在初上者。則不可以此例論。此章爲易之凡例。求卦爻之義者。執此以求之而已。然僅曰要。曰多。曰過半。則雖聖人猶未敢輕言之。韋編三絶有以夫。

案　此上二章。申爻之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也。道屢遷者。於周流六虛見之。无常相易。所謂周流者也。唯變所適。所謂屢遷者也。此則爻之動乎內者。及繫辭而吉凶見。則使人於日用出入之閒。各循乎法度而知懼。蓋凜乎師保之嚴矣。再觀其開示人以憂患。與其所以致憂患之故。不啻父母之謀其子孫者。又使人無有師保之嚴。但如臨父母之親而已。夫是以由其辭而揆之。則不可爲典要者。未嘗不有典常。而欲體其道而行之。則所謂不可遠者。又存乎其人之不遠於道也。下文遂以辭之典常言之。大約初上雖無位。而爲事之始終。自二至五。則居中而正。爲用事之位。玩辭者。擬其初。竟其終。參合其物理。以辨其是非。而求其備。此學易之法也。然彖者括始終。以立體。而爻則其趨時之物而已。故知者觀彖辭而爻義已大半得。此又學易之要也。又舉中四爻而申之。以見凡當位用事。則有譽有懼。有凶有功。非初上無位而或在功過之外者比也。聖人所謂明憂患與故者。於此尤諄諄焉。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本義　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

集說　項氏安世曰。言

聖人所以兼三才而兩之者非以私意傳會三才之道自各有兩不得而不六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本義　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此第十章

集說　陸氏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者也○孔氏穎達曰三才之道既有變化移動故重畫以象之而曰爻也物者物類也爻有陰陽貴賤等級以象萬物之類故謂之物也若相與聚居間雜成文不相妨害則吉凶不生由文之不當相與聚居不當於理故吉凶生也○張子曰故曰爻爻者交雜之義○項氏安世曰爻有等者初二三四五上也物相雜者初三五與二四上陰陽相間也文不當者九居陰位六居陽位也○李氏簡曰一則無變無動兼而兩之故三才之道皆有變動以其道有變動故名其畫曰爻爻者倣也言六畫能倣天下之動也爻有貴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有九六雜居剛柔之位則成文交錯之際有當不當吉凶由是生焉○汪氏咸池曰文既相雜豈能皆當故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以柔居柔以剛居剛而位未必皆當者則吉凶於是而生矣○何氏楷曰不當者非專指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也卦情若淑或以不當爲吉卦情若慝反以當位爲凶要在隨時變易得其當而已○吳氏曰愼曰以時義之得爲當時義之失爲不當不以位論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本義 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此第十一章。

集說 張氏栻曰。既懼其始。使人防微杜漸。又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要之以无咎而補過乃易之道也。○高氏攀龍曰。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敬懼无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无咎者。善補過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及於物處。若本等只到了无咎便好。○趙氏光大曰。危者使平二句。即是辭危處。使之不可作。易使之言由危而平者。危使之也。言其理之必然。若有以使之也。易之道。與其道甚大。道字正相應。何氏楷曰。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所謂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

案 此上二章。申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也。所謂變者。生於三才之道。以兩而行。交合相濟。迭用不窮也。寫之於易。則以其兩相交也。而名爲爻。所處之位不同也。而名爲物。所以處是位者。又相錯也。而名爲文。相錯則有當有否。而吉凶於此生。大業於此起矣。故曰功業見乎變。雖然。上古之聖。以是濟民用焉。而辭未備也。文王當殷商之衰。忘己之憂。而惟世之患。是故其因事設戒者。無非欲人戰戰兢兢。免於咎而趨於平也。是所謂以身立教。反覆一編之中。千載之上。心如見焉。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本義 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繁。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是以其

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乾之德行恆易畧不有艱難以此之故能知險之所興若不易則爲險故行易以知險也坤之德行恆爲簡靜不有繁亂以此之故知阻之所興若不簡則爲阻難故行簡以知阻也○蘇氏軾曰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畢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無隱情矣○張子曰簡易然後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朱子語類云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爲上所阻故不敢進○項氏安世曰易與險相反唯中心易直者能照天下險巇之情簡與阻相反唯行事簡靜者能察天下繁壅之機○李氏簡曰兩險相疑兩阻相持則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至險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胡氏炳文曰前言乾坤之易簡此言乾坤之所以爲易簡蓋乾之德行所以恆易者何也乾天下之至健也坤之德行所以恆簡者何也坤天下之至順也○蔡氏清曰天下之至健天下之至順猶中庸云天下至誠天下至聖相似皆以人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天下之至健者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此天下之至順者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本義　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

集說　張子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朱氏震曰簡易者我心

之所固有反而得之能無說乎以我所有慮其不然能無研乎○朱子語類云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作得這事業○張氏栻曰心之說也不忤於理慮之研也不昧於事則得者爲吉失者爲凶吉凶既定則凡勉於事功者莫不弘之不息以成其功矣○谷氏家杰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二能字應下成能之能見此理人人具有唯聖人能說能研耳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本義 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 集說 蘇氏軾曰言易簡者無不知也○朱子語類問有許多變化云爲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何氏楷曰凡人事之與吉逢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一之動氣也聖人作易正以迪人於吉故獨以吉事言之與吉之先見同義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本義 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 集說 朱子語類云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與其能成能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胡氏炳文曰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成之能也○蔡氏清曰凡卜筮問易者先須謀諸人然後乃可問易雖聖人亦然故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曰謀及卜筮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本義 象謂卦畫。爻象謂卦爻辭。

集說 崔氏憬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備萬物而告於人也。爻謂爻下辭。象謂卦下辭。皆是聖人之情見乎繫辭。而假爻象以言。故曰爻象以情言。六爻剛柔相推。而物雜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蔡氏清曰。八卦以象告。則剛柔雜居矣。爻象以情言。則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本義 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

集說 崔氏憬曰。遠謂應與不應。近謂比與不比。或取遠而舍近。比或取近而舍遠。應由此遠近相取。所以生悔吝於繫辭矣。○項氏安世曰。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此四者爻之情也。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利害者。商畧其事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總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愛惡遠近情僞。姑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綜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僞。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僞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

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明之○吳氏澄曰害者利之反凡占曰不利无攸利者害也近而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悔无咎從可知也○胡氏一桂曰凡易之情以下獨舉近者總言之近而相取其情乃不相得此必其初之以僞感終至於惡而相攻是以凶耳既至於凶其於害悔吝可知已○蔡氏清曰愛惡相攻三句平等說下文却合言之曰大抵凡易之情近而相得者爲貴不相得而遠者亦無害唯是近而不相得者則凶又有害而悔且吝矣○又曰吉凶悔吝利害六字大抵吉凶重於利害利害重於悔吝故末句先凶次害又次悔吝而凡曰吉凶見乎外吉凶以情遷則皆該利害與悔吝矣○林氏希元曰近而不相得是解遠近相取而悔吝生一句并愛惡相攻兩句亦解蓋遠近相取而悔吝生這裏分情相得不相得情相得者遠相取而悔吝情不相得者近相取而悔吝但此意未明故於此發之只曰近不曰遠者舉近則遠者可以三隅反也夫近而不相得則凶可見惡相攻而凶生者以其近也僞相感而害生者亦以其近也故曰是併解愛惡相攻兩句

【案】此條諸說相參極詳密矣然尚有須補備者諸說皆以近爲相比之爻於易例未盡應爻雖遠然既謂之應地雖遠而情則近也先儒蓋因上章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故必以相比爲近然彼就二四而言之則有遠近之別此就六爻而統論之則比與應皆近也觀蒙之六四曰獨遠實也以其比應皆陰也如雖無比而有應亦不得謂之遠實矣故易於應爻有曰婚媾者有曰宗者有曰主者有曰類者皆親近之稱也遠近相取須分無比應者爲遠有比應者爲近乃爲完備○易之情其有遠近者固從爻位而生若愛惡情僞則從何

處生來。須知易爻吉凶。皆在時位德三字上取。時隨卦義而變。時變則有愛惡矣。如泰之時則交。否之時則隔。比之時則和。訟之時則爭。是愛惡相攻者。由於時也。位逐六爻而異。位異則有遠近矣。如比之內比外比。觀之觀光者。近也。蒙之困蒙。復之迷復者。遠也。是遠近相取者。由於位也。德由剛柔當否而別。德別則有情僞矣。如同人五之號咷。豫二之介石。以中正也。同人三之伏戎。豫三之盱豫。以不中正也。是情僞相感者。由於德也。時有消息盈虛之變。位有貴賤上下之異。德有剛柔善惡之別。此三者皆吉凶悔吝之根。然其發動。皆因彼已之交而起。所謂彼已之交者。比也。應也。非因比應則無所謂相攻也。無所謂相取也。無所謂相感也。所謂相攻相取相感者。皆以比應言之。故下獨舉近而不相得以見例。近而相得。相愛者也。相取者也。以情相感者也。善之善者也。不相得者而遠。則雖惡而不能相攻也。不近而不得相取也。雖僞而不與相感也。善之次也。宜相得者而遠。則雖愛而不得相親也。不近而不能相取也。雖有情而無以相感也。又其次也。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以近相取。以僞相感。人事之險阻備矣。大者則凶極其惡之情者也。同人三之敵剛是也。次者則害。防其僞之端者也。兌之介疾孚剝是也。輕者猶不免於悔吝。如豫萃之三。雖以近而從四。然以非同類而曰悔曰吝者此也。易者教人知險知阻。故特舉此條以見例。餘者可以三隅反也。故觀易者。須先知時位德比應知時位德之當否。皆於比應上發動。其義莫備於此章矣。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本義 卦爻之辭亦猶是也。○此第十二章。**集說** 王氏申子曰。歉於中者必愧於外。故將叛者其辭慙。疑於中者必泛其說。故中心疑者其辭枝。吉德之人見理直。故其辭寡。躁競之人急於售。故其辭多。誣善類者必深匿其跡而陰寓其忮。故其辭游。失其守者必見義不明而內無所主。故其辭屈。○吳氏澄曰。此篇之首。泛言辭變象占四道。而末句歸重於辭。且以本於聖人之情。至此卒章凡三節。其中亦言四道。而首末皆言象爻之辭。末又本於易之情。以終繫辭之傳。蓋唯聖人之情能知易之情。而繫易之辭也。是爲一篇始終之脉絡云。○張氏振淵曰。此節即人之辭以情遷者。驗易之辭以情遷也。

案 此章亦總上十一章之意而通論之。易簡。即上下傳首章所謂乾坤之理。而聖人體之以立極者。故此即以乾坤爲聖人之名稱。見易道之本。聖心所自具也。易與險反。故知險。簡與阻反。故知阻。以是說諸心。即以是研諸慮。凡天下所謂吉凶亹亹者。固已豫定取成於聖人之心矣。於是仰觀變化。俯察云爲。知以藏往而通其象。神以知來而裕其占。此所以作易而天地之功以成。百姓之行以濟也。爻象動乎內者以象告。吉凶見乎外者以情言。功業見乎變者以利言。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以情遷。時有順逆而愛惡生焉。位有離合而遠近判焉。德有淑慝而情僞起焉。此三者易之情也。吉利凶害悔吝之辭所由興也。在易則爲易之情。聖人從而發揮之。則吉凶之途明。而利害之幾審。此即聖人之情也。故言凡人之情著於辭而不可掩者六。反切上章所謂有憂患者其辭危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五

京師圖書館藏書